



第五十期

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此之謂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無適也者，理之是也；無莫也者，義之宜也。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象而自修，動則觀象象而自勵。自修則身，自勵則國，觀象象而自修，自勵則國，自修則身，自勵則國。此之謂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無適也者，理之是也；無莫也者，義之宜也。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象而自修，動則觀象象而自勵。自修則身，自勵則國，觀象象而自修，自勵則國，自修則身，自勵則國。此之謂也。

印影館書印務商

書叢逸古續

下列價售 種六十四至五十三第

梅 花 喜 神 譜	程 氏 演 蕃 露	中 庸 說	水 經 注	謝 幼 槃 文 集	乖 崖 先 生 文 集	春 秋 公 羊 疏	搜 神 秘 覽	武 經 七 書	名 公 書 判 清 明 集	樂 善 錄	先 昭 德 郡 齋 讀 書 志
宋宋伯仁撰	宋程大昌撰	宋張九成撰	晉鄭道元撰	宋謝澣撰	宋張詠撰	不著撰人	宋章炳文撰	宋何去非校	不著撰人	宋李昌齡輯	宋晁公武撰
宋刊本 一册二函	宋刊本 二册一函	宋刊本 一册一函	大典原寫本 八册一函	宋刊本 二册一函	宋刊本 四册一函	宋刊本 二册一函	宋刊本 一册一函	宋刊本 三册一函	宋刊本 五册一函	宋刊本 二册一函	宋刊本 八册一函
夾頁紙本六元	夾頁紙本十二元	夾頁紙本四五元	夾頁紙本卅四元 料半紙本卅五元	夾頁紙本十二元 料半紙本九元	夾頁紙本十五元 料半紙本十五元	夾頁紙本七元 料半紙本七元	夾頁紙本九元 料半紙本九元	夾頁紙本十六元 料半紙本十六元	夾頁紙本廿四元 料半紙本廿八元	夾頁紙本十八元 料半紙本十四元	料半紙本三十元

前出之十三四種 存書不齊 此不備列

章氏國學講習會通告

本會自章太炎先生創辦在蘇州開講已歷三年值戰事發生會務停頓頃本會董事理事在滬上議定繼續進行辦法(一)由章氏弟子及再傳弟子組織研究部專題講論及撰述(二)設太炎文學院暨附屬中學(三)制言改為月刊並繼續編印其他國學專書本會總辦事處設上海福州路河南路口五洲大樓特此通告

董事長 馬相伯

董事

丁毅音 于右任 王小徐 王用賓 李根源 沈恩孚 沈祖緜

沈鏡麟 居正 林康侯 柏文蔚 馬君武 徐朗西 陳陶遺

陸兆鵬 張鈞 張繼 張知本 張一麐 張之銘 張君勛

張默君 張東蓀 馮自由 項隆勳 楊杰 楊庶堪 楊譜笙

彭元士 鄧邦述 鄧家彥 鄧翔海 葉楚傖 蔣作賓 蔣維喬

劉守中 劉成禺 褚輔成 錢鼎 韓國鈞

湯國梨

朱希祖 汪東 金毓紱 馬宗霍 王乘六 諸祖耿 潘承弼

沈延國 龍沐勛 孫世揚 潘重規 黃焯

理事長

沈延國

理事

沈延國

電報掛號
五五六九
電話
九七〇七
二九

實學通藝館

館址
河南路一六三號
(棋盤街中市)

營業目要

- | | | | | | | |
|-----------------------------------|-----------------------------|----------------------------|---------------------------|---------------------------|---------------------------|---------------------------------------|
| (7) 民衆
教育館
宣傳及試驗用之標本，模型，幻燈。 | (6) 實驗室
公共設備，或私人組織之實習材料。 | (5) 醫院
檢驗病理，及微生物學用顯微鏡等。 | (4) 鑛務
技師分析鑛苗，鑛質之器具藥料。 | (3) 工廠
化驗師試驗，或分析之藥物用具。 | (2) 建設
測量繪畫，計算等項應用各器具。 | (1) 學校
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標本，儀器藥品。各科設備精細。 |
|-----------------------------------|-----------------------------|----------------------------|---------------------------|---------------------------|---------------------------|---------------------------------------|

24, 1, 300 廣告版

白玉牙膏

！切一於高質品

各大公司
商店襪廠
均有經售



(像61)

紙壳或空錫
管兩隻可換
生活券一張
一等贈品
獨得新建
住宅一所
各處有換
生活券

品出社業工學化國中海上

目錄

答金祖同論甲骨文書

太炎先生遺著

釋論語文莫上下

但植之

論語課敍 毛詩課敍

歐陽竟無

天台紀勝

沈畷民

鄧析子篇目考

沈延國

李善文選注例

李審言先生遺著

辭通序 中國藥學大辭典序

太炎先生遺著

錢玄同先生遺札 繆子才先生遺稿 張馥哉先生遺稿

霜厓詞錄

吳瞿安

變風集

龍沐勛編錄

書評 西醫所釋傷寒論藥品平議

孫世揚

補白

跋元刻戰國策校注

潘承弼

湯早五年考

沈延國

詩六首

蔣祖耿

余氏
止痛消炎膏

欲研究國藥效能者
 欲實驗國藥效能者
 欲用完全國藥新劑者
 欲覓國藥替代外貨者
 欲止痛者
 欲退腫者
 欲消炎者
 欲効力充足價格低廉者
 欲杜漏卮者

請用



上海余氏研究室監製
 上海新華藥行經理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答金祖同論甲骨文書

太炎先生遺著

一

函悉。足下慣學校之誤人。從學他師。所見甚是。文字源流。除說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偽。且勿論。甲文始發見于劉鐵雲。乃自京師西河沿得之。據藥肆言。出自河南。亦不言定在衛輝彰德也。其後羅振玉附會殷虛。而衛輝彰德間作偽者紛紛矣。但問其文字之不可識者。誰實識之。非羅振玉乎。其字既于說文碑版經史字書無徵。振玉何以能獨識之。乎。非特甲骨文爲然。鐘鼎彝器真者。固什有六七。但其文字之不可識者。又誰實識之。非託始于歐陽公呂與叔等乎。字既無徵。歐呂諸公何以能獨識之。夫文字者。十口相傳。始無疑義。例如小兒初識方塊。亦必其師與父兄授之也。師與父兄則又有所受之也。其字之不常用者。則徵之字書。音義具在。故可知也。未有千百年未見之字。而能猝然識之者。宋人之識鐘鼎。皆略取形似。筆畫增減。一切不論。其失在鵲突。清人之識鐘鼎。皆皮傳六書。強爲仞定。其失在專輒。然嘉慶以前。謬尙未甚。及吳榮光陳介祺吳大澄之書出。而支離謬妄爲已甚矣。如此未已。又施其技于甲骨。正當與明人釋峒嶼碑者同例。要而言之。鍾鼎可信爲古器者。什有六七。其釋文則未有可信者。甲骨之爲物。真偽尙不可知。其釋文則更無論也。抑僕

又有說者。今人欲習經史百家。必先識字。所識之字。本今之真書也。而真書非有人創作。特省減篆文而爲之。篆文又損益古籀而爲之。故欲明真書之根。必求之于篆文。再溯之于古籀。則說文其總龜也。苟與今之真書無源流相涉者。雖誠爲三皇五帝之書。亦可置之不論。而况器由僞造。文由妄識者乎。來書道及亭林日知錄開清代數百年樸學風氣。斯語誠是。然非徒如是而已。修身行己。亦不外是書。恨潘稼堂刻是書時。因語多違禁。有所刪改。原書于明皆稱國朝。于塞外異種皆稱胡稱虜。更有胡服一條。今刊本已削去。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今刊本有錄無書。近人得雍正時鈔本。始覩其真。聞校勘記將梓行矣。歸奇顧怪。特謂其志行相似。其學問不必相似。立恭本牧齋弟子。習爲辭章。於經史則未暇深考也。書覆卽問起居。

二

函悉。考古之士。往往失之好奇。今人之信龜甲文。無異昔人之信峒嶺碑也。原其初起。乃劉鐵雲得之于北京西河沿藥舖。以僞充龍骨者。當時藥舖亦祇言出于河南。不定云出於彰德衛輝。羅振玉附會之。乃有殷虛之說。民國十七年中央大學研究院又派人往迨上一帶搜求。得之邨民屋檐下。展轉發掘。所得遂多。且邨民屋檐下物非有標識。亦不可排闥往取。

搜求者何以知之。是必村民自告之耳。然則此又洄上之人因殷虛之說而僞造者也。至劉氏所得于西河沿藥舖者。當時祇充龍骨販賣。可知非時人街賣者所造。然云三代古物。則未可信。案太史公龜策列傳云。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以上引龜策列傳。今劉氏所得龜甲。爲夏殷物耶。爲周物耶。夏殷已卜則弃去。焉用取其占繇而刻之。周時守龜子孫承用無改。其用以卜非一次。若一次刻占繇于龜甲。二次三次以下。又將于何處刻之。故詩大雅云。爰契我龜。毛傳但訓契爲開。鄭箋據周禮春官燹契釋之。契卽楚焯。所以灼龜者也。夫契之訓刻。乃是常話。而毛鄭必異此者。固知夏殷周三代之卜。必不得有刻龜之理也。然則劉氏所得竟爲何物。以愚度之。殆北宋祥符天書之類耳。當時方士欲以獻媚。而適會古有洛書之說。于是刻之龜甲。以爲洛書復出。其文采自說文彝器者半。僞造者亦半。所刻既多。不能盡獻。遺棄日久。出自土中。遂令今之好事者。詫爲瓌寶耳。凡銅器皆有新舊可辨。龜甲則不能辨也。北宋與三代。今時與北宋。其龜甲色澤一耳。何從知其時代後先乎。若以龜甲難刻。遽謂古人有此絕技。不悟苟有其器。雖水精亦可刻。水精印中國不能刻。日本能刻之。工亦甚廉。苟無其器。雖盜盃亦不可刻。何獨龜甲也。且古人鍊鐵製剛。精利不及今人遠甚。苟今人所不能刻。古人獨烏能刻之。所謂昆吾刀蟾肪

者。又不過一種寓言也。羅振玉者足下似未識其爲人。僕則素識之。原籍浙江紹興。生長江淮間。與之談論於目錄版本金石之學。亦有根柢。今之信其說者。其說皆不逮羅振玉甚遠。自然被其籠罩矣。其初以銅器碑版拓片示人。猶有可信。然其夜雨雷鐘拓片。則僞造欺人者也。此器明清時已不存。阮氏積古齋識。但據王厚之復齋款識摹入。其時拓本。清初曹能圃朱竹垞曾見之。阮氏時已不復得矣。羅氏乃謂得！原器。經閱可見。比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漢唐人手迹及元明以來札牘以欺彼中好古之士。後又轉以欺中國。前數年在洛陽造一袁敞斷碑。近其徒關百益又在洛陽造一袁安碑。文皆小篆。筆勢如一。一望知爲羊豪所書。效近人趙之謙筆法者。輕佻儂俗。全無漢篆樸茂意趣。此乃一骨董商慣作厲物以取利者。今謂之忠厚長者。想羅之始願亦不及此也。

凡識文字。非師弟子口口相傳。卽檢閱字書而得者。方爲可信。師所謂獻。字書所謂文。未有曠代絕傳。文獻皆不足徵。而可定其爲何字者。漢儒之識古文。亦由師授。蓋自秦皇焚書。以至漢除挾書律之歲。中間不過二十二年。其在朝如張蒼叔孫通蕭何陸賈之倫。皆生于秦未焚書之前。在野如賈結賈山輩。尤不可數。故遞相傳授而知之。延及孝武之世。太史公十歲卽誦古文。上有故銅器。一驗卽知爲齊桓公物。明其識之之易也。壁中尙書尙有伏生今文可得參校。則春秋傳周禮並無今文可校。而賈誼河間獻王讀之。皆通達無滯。若非字有

師授。安能通利如此。後之識鐘鼎款識者則不然。宋人則望氣而知。清人則強以六書皮傳。一器之中。必有數字彼此異讀。無他。本非先師所授。又于字書無所從出。徒以臆見定之。故齟齬至是也。僕于銅器款識討究數十年。愈久則知諸家釋文愈不可信。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班氏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今諸家爲鐘鼎彝器作釋文者。於所不知之字。皆強以爲知。豈徒郢書燕說之比耶。洪容齋南宋博洽之士也。好藏金石。然頗疑所見彝器款識皆詰詘不可讀。異于經傳所記鼎銘。夫款識之不可讀者。正以諸家隨意妄切。實非其字。字失。故文亦失。其比順耳。真器尙然。况器之可疑者。中土如紅巖碑。西土如埃及碑。皆非屬造。然其釋文無一可以確信者。近世學術衰敝。不知而作者。又愈多于宋元明清之世。學者於平實可信者則弃之。於詭異不根者則憲之。詩張爲幻。其害中於人心。又非徒誤識文字而已也。來書又特舉龜甲文字合于說文者爲作履者。亦不爲此事。僕豈不知。但專論其爲字耳。往古之事。墳籍而外。更得器物以相比核。其便于考證者自多。然器之真僞。非笮遮覈實。則往往爲作鷹者所欺。前人所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好奇無識者。尙或信之。近世精于賞鑒者。推阮芸臺吳清卿。然其受人欺給。釀爲嘲笑之事甚多。况今人之識。又下於阮吳甚遠耶。器果真。猶苦於文字難知也。文果可知。漢碑漢器存于今世者尙多。

然其裨補漢世史事者幾何。君子爲學。固當識其大者。其小者一二條之得失。不足以爲損益也。足下果有心爲學。當先知此。

三

得書言欲撫擇殷事。此甚不易。夏殷之禮。孔子已苦無徵。世本獨記王號而已。其餘未有聞也。書序載商書二十篇。今存七篇。自餘大傳說苑新序繁露與周末諸子所載。疑皆得之傳聞。非其實事。龜甲且勿論真僞。卽是真物。所著占繇不過晴雨弋獲諸碎事。何足以補商史。且如周代彝器存者百數。其可以補周史者甚少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若如馬驢輩所爲。則徒資談助耳。

太史公于殷本紀三代世表皆敘外丙仲壬事。唯僞孔傳謂成湯崩後。太甲嗣之。來書謂殷本紀無外丙何也。

竹書真本。已不可見。雖在。亦魏安釐王時書耳。七國之末。諸子所載夏殷舊事。寧可盡信。夫竹書亦其類。至商世紀年。春秋傳王孫滿言載祀六百。以此爲定。其奇零之數。則不可知。一王在位之數。亦無以言之。蓋周官小史外史但掌世繫與邦國之志。之鄭志三皇五帝之書。齊附而不說有春秋。墨子歷引春秋。上溯至宣王而止。明春秋始自宣王。故年表以共和建首。

此春秋歷譜謀所傳實事也。自茲以上。周初諸王膺祚幾年。尙不可考。況于殷世。太史稱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古文咸不同乖異。夫時無春秋。則年不可紀。而六家之歷。皆起周末。偶以月日相推。謂去今幾歲。六家之歷不同。故所推年歲亦不同。竹書而外。漢藝文志又有上古以來年紀二篇。此皆歷家所推。非有舊史明徵其異同。何足辨乎。抑僕更有所諗于足下者。昔宰我問黃帝。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耶。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此東周時語也。乃至今日。春秋秦漢以來之事。可勝觀耶。殷世尙矣。亦何以爲。日力有限。而求知無涯。似非爲學之道也。

四

函悉。說文燧字下。本云交木然也。從火交聲。不云象交積木材形。足下所據何本。恐未檢大徐原校本耳。凡看說文。雖博采衆注。必不可不看原本。交木然者。如今點燒檀香。必交架之而後施火。蓋中間透空。火始不熄。燒炭亦然。不容懷疑。

湯早五年考

沈延國

管子山權數篇云。『湯七年早。禹五年水。』莊子秋水篇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富國篇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無蓄篇淮南子主術篇說苑君道篇越絕書計倪內經以及帝王世紀引皆作七年。與管子說合。惟墨子七患篇云。『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兩書作五年。馬補謂諸書多言七年。則此云五年者誤也。以七年者多。即證五年之非。似未審。考論衡感虛篇有言。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漢時傳說已兩岐。後人傳譌。於是文選注兩引呂覽。一作七年。一作五年。作七年者。強與管子同耳。而三國蜀志卻正傳注誤作三年。初學記天部引淮南又誤爲九年。蓋七五易誤。要以墨子呂覽爲近是。墨子所引夏殷書。此猶見尙書真本。呂覽去古未遠。言必有據。夏書『禹七年水。』殷書『湯五年旱。』而管子作『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夏殷書互異。此誤引尙書也。據此者遂誤作湯七年旱。而禹之水又妄會爲卜年矣。今本竹書紀年十九年『大旱。』至二十四年『大旱。』王鵬于桑林雨。』陳逢衡謂據紀年十九書旱。至二十四年共六年。而二十四年即得雨。當以五年爲是。說亦良是。王國維以紀年之說本呂書。亦無左證。今本紀年雖僞。必有真本存乎中。五年之說。是其一也。否則五年七年兩說流傳已久。諸書多言七年。作僞者必棄彼取此。何與墨子呂覽巧合乎。

釋論語文莫上

但植之

論語。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人。身爲君子。已未能也。劉氏正義曰。說文。忝。強也。慙。勉也。文莫。即忝慙段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勉。密勿。靈勉。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夫子謙不敢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燾按漢書食貨志。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質。以更鑄作錢也。又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是文莫猶文幕。文漫也。古音漫同莫。文莫猶云。文質。言文質無以異於人。猶俗言學問姿質。亦等於常人耳。此蓋孔子謙言文質無所成就。不異恆人。生知安行。非所敢企。意對及門。或時人啓發之語。孔說牽強。劉說雖較勝。然文莫釋爲靈勉。與下文不甚聯貫。釋爲文質。則辭旨明豁。不待煩言而解矣。

釋論語文莫下

但植之

漢書記西域錢法為尉賓國烏弋山離國安息國三國。尉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王面。張晏曰。錢文而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烏弋山離國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安息國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燕按幕即漫。一作莫。論語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是文莫乃習語。遂寫作文漫文幕。同是一語。音義亦不變也。凡無文者謂之漫。又通作曼。莊子說劍。曼胡之纓。注謂纓無文理者也。又通作縵。為縵無文。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見說文。為車無文。乘縵不舉注。說文幔。幕也。幔幕一聲之轉。故文莫。文幕。文漫。其音義一也。漫古音如暮。故縵胡今作模胡。俗作馬虎。上海人謂馬如暮。與古讀縵讀曼同。當作縵胡為正。不得謂形容語無正字。而以訛傳訛。無以下筆也。孔子不云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言文質對舉分疏。彼言文莫。實即文質。躬行君子者。亦即文質彬彬之君子也。

論語課敍

歐陽竟無

能使其國必亡而無可救藥者。儉與私也。能使儉私之禍深錮而不拔者。鄉愿也。求生則害仁。謀道不謀食。而鄉愿同流。合汗奄然媚世。積習中於人心。豆羹簞食是圖。而何有於國。大廈將傾之勢。而聊樂我員。流血百萬。乃視若無覩。聽若無聞。若之何其救之也。疾雷破山。風振海。儻足以動之。烈日當空。儻足以明之。其必曰孔子真精神。嚴之以義利之界也。歟。義利之界明。譬之播種。始可以言耕耨。以是談學。志不離道。而遊不廢藝。學祛其蔽。而思通其神。忠必參前倚衡。恕必人立人達。詩必於思。禮必於本。性天必至寂而上達乎不可思議。若夫爲政。則大同之世必極於均和而安。孔子之道有如此夫。義利之界不明。二千餘年晦盲否塞。反覆沈錮。以極於今日也。論語至言。視之如秋日慘淡而無光也。嚼之如土飯陳羹而無味也。以是談學。鄉愿也。僞孔也。國危如是。人心如是。孔子真精神。嚴義利之界於論語中表而出之。課已課天下。溺以是援。憤以是啓。誕先登岸德以不孤。誠先務之急哉。誠先務之急哉。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歐陽漸敍於江津支那內學院蜀院。

毛詩課敘

歐陽竟無

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誰敢侮予。今則流血百萬。慘不可言矣。事前有備。謂之未雨綢繆。事後追隨。謂之亡羊補牢。然今日之亡羊補牢。又他日之未雨綢繆也。綢繆在作新。作新在作氣。作氣在觀感而憤悱。聲音之感人也。成於樂而興於詩。古人於詩。朝會燕饗則歌。鄉飲鄉射則歌。迎寒逆暑則歌。一室琴書歌聲若出金石。蓋無時無處無人無事不歌。此其所以日新不已也。合樂曰歌。樂亡而歌亦亡。吾獨奈何哉。王陽明歌詩。一人堂上舒徐節奏。十餘人堂下隨其節奏密詠酣吟。徒歌曰謠。亦善權方便而可法歟。滬戰烈。渡江樓六合。兩閱月。成毛詩讀三冊。節彼三百篇之三十以爲課也。繞梁裂石。奮然起矣。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歐陽漸敘於江津支那內學院蜀院。

目錄

六月 采芑 小戎

元戎先啓。師干之試。獫狁服而荆蠻威。國基立矣。歌六月采芑。雖婦人女子亦知於勇於赴敵。秦之強也。歌小戎。

七月 東山

民爲邦本。衣食住以福之。民莫不用情。悅以使之。歌七月東山。

鷓鴣 蟋蟀

未雨綢繆。憂深思遠。朝野上下得自強之道。歌鷓鴣蟋蟀。

蒹葭 白駒 卷阿 柏舟 黃鳥 緇衣 巷伯

疾之命寄於醫。政之命寄於賢。執有我而不知有人者。敗也。爲天下得人難。堯不得舜而憂。歌蒹葭白駒卷阿。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賢傾國瘁。疾痛呼天。歌柏舟黃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坐談而已。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天下不足治也。歌緇衣巷伯。

板 蕩 抑 十月之交 雨無正 節南山 正月

君子道長則泰。小人道長則否。幽暗厲虐。暗則昏。一任小人。虐則自恣。不卹下情。亡國殺身百不一失。於厲王歌板蕩抑十月之交雨無正。幽王歌節南山正月。

常棣 伐木 角弓 小弁 谷風 氓

親親而民有族也。中國延數千年命以是而存。所謂葛藟猶能庇其木根。而縱尋斧焉。

者何耶。思深者篤於親。歌常棣伐木。皆盡者殘及骨肉。歌角弓小弁。化行國俗失婦之道。大壤。歌谷風氓。

泉水 匪風 載馳

天地間有至情。詩之所以爲詩也。托於家國。歌泉水匪風載馳。

黍離

詩亡然後春秋作。歌黍離。

凡三十篇

注用毛鄭。節約之。而繫於經文兩旁。鄭箋用圈記別。斷句用古韻。序中箋釋傳文亦節錄之。而用括弧記別。

天台紀勝

沈隄民

余生平不作遊記。今游天台。以先子於光緒戊子年遊此。屈指五十年矣。故作此以誌風木之痛。先子住天台約半年。嘗輯昔賢天台詩文錄四卷。

是作採古人遊記。始於徐霞客。徐以前者已載入天台方外志諸書。故不錄。

徐宏祖遊天台山日記（簡稱徐記）

宏祖字霞客。南直隸江陰人。遊時年二十三歲。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之三月也。自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初八日。計九日。由寧海縣筋竹嶺入天台。

又遊天台山日記後（簡稱徐記後）

霞客時年四十二歲。隆慶六年壬申三月十四日至三月十八日。計五日。由寧海縣入天台。

鄒之暉遊天台山紀略（簡稱鄒紀）

之暉字未詳。浙江杭州人。此篇不紀年。明末遺老也。由杭至天台。自云行於四月十八日。歸於是月晦日。計十三日也。蔣薰天台山記（簡稱蔣記）

薰字聞大。浙江海寧人。崇禎十四年辛巳中冬。不計日。由臨海縣入天台。是記多浮詞。

潘耒游天台山記（簡稱潘記）

耒字次耕。江蘇吳江人。康熙四十一年春遊此。不計日。惟云蓋幾一月。由奉化縣至寧海縣。入天台。是記結論頗佳。

袁枚浙西三瀑布記（簡稱袁記）

枚。字子才。浙江錢塘人。文云。壬寅歲。余游天台。時乾隆四十七年也。枚撰齊召南墓誌銘云。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公死已久。且葬。乾隆元年。子才與次風。同舉詞科。相遇於京師也。是文僅說石梁之勝。題誤。三瀑布皆在浙東。非浙西也。人山路程未詳。

洪亮吉遊天台山說（簡稱洪說）

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文末句云。嘉慶口年二月十一日也。文多泛詞。自云。凡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各一夕。兩阻國清寺者二日。則爲程五日爾。顧鶴慶次壁間洪稚存太史韻。作國清寺詩。顧於嘉慶十年遊天台。是洪在前也。

顧鶴慶天台遊記（簡稱顧記）

鶴慶。字鳴臯。江蘇丹徒人。自云。嘉慶十年。歲次乙丑。十月初八日。自剡山書院攜奴子紹衡。往遊天台。遊程十月初八日至十一月初一日。中多淹留。實則不過三四日爾。由縹縣入天台。其人能畫。文中屢及之。

楊葆光天台遊記（簡稱楊記）

葆光。字古韞。江蘇華亭人。光緒十二年三月。隨台州知府陳瑤遊此。遊程自臨海縣至天台。

高恆松名山游訪記（簡稱高記）

恆松。字鶴山。江蘇興化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初遊天台山。爲日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二日。二十四年戊戌。重遊是山。爲日三月初九日至二十三日。民國十年復遊天台。五月十四日入山。七月十六日出山。鶴年居天台頗久。

范鑄天台山行記（簡稱范記）

鑄。字善金。一字柳堂。浙江鎮海人。民國四年乙卯五月廿八日。自慈溪遊天台。遊程五月廿八日至七月初一日。然在

新昌淹留多日。在天台亦不過一旬而已。

又天台山行後記（簡稱范後記）

民國五年丙辰六月十九日重遊。遊程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計六日。

蔣維喬天台山紀遊（簡稱竹莊紀遊）

維喬字竹莊。江蘇武進人。民國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由上海至臨海縣。紀中有三十一日。是用國曆。遊程由臨海入山。計七日。

金天闢天台紀遊（簡稱金紀）

天闢字松岑。江蘇吳江人。民國七年戊午八月十二日。由上海至寧波。經百官嶧縣新昌入山。計九日。

錢文選天台方巖遊記（簡稱錢記）

文選字士青。安徽廣德人。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五日。由杭州至天台。間道至方巖。至九日歸。爲時五日。

李書華天台山遊記（簡稱李記）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廿九日至天台。計遊五日。遊記載禹貢六卷一期。

闕名遊天台山記（簡稱闕名記）

撰者人名未詳。自云辛巳九月二十九日至天台縣。明日入山。

金玉岡天台雁宕紀遊

金玉岡直隸天津人。在屏廬叢書中。其書友人借觀未歸。故未引。右記金玉岡未引外。供參攷者計十七篇。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日。張君席卿來約。明日赴天台。

十一日。六時張君來。同赴蘇州車站。乘蘇嘉車至杭。至嘉興換車。便遊滬杭甬苗圃。約一時餘。乘滬杭車赴杭。車中遇支君愛旂。抵杭站。韓君景綏來迎。至韓君寓午餐。即雇汽車至徐村。謁先祖墓。繼至九溪口。步行至龍井。登裏塢頭。謁先子墓。歸取捷徑。至風篁嶺。誤入岐路。欲速不達。步荆棘中。一步一滑。至過溪亭小憩。電告蝶來飯店。雇汽車來迎。抵蝶來後。即赴高君子白處晚膳。歸遇大雨。寢不成寐。甫交睫即醒。張君亦然。

十二日七時乘汽車。過錢塘江。赴天台。車行歷數百里。五年未經。風景依然。昔日所無者。為錢江大橋。杭甬鐵路。午刻至嵎縣站。入店午餐。過梁君生昌。張君舊僚屬也。執事嵎站。亟邀至站中。為東道主。站後廳事。左右修竹。景色宜人。飯罷即乘車。過拔茅。此地有路通奉化溪口。成往來大道。土木正興。至斑竹。不若昔年之繁盛矣。盡遊盡止。故過斑竹。則為陌路。如剡阮初入天台矣。過會壑嶺。路崎曲折。盤旋而上。至關嶺。復入坦道。至白猴殿。張君族人月棠諸君來迎。並邀午餐。余等已在嵎飽餐。略飲數杯。即至鎮中。雙溪環流。遠望天台山色。愛不忍去。同人偕行。亟乘輿。途中大風起。地近海。勢甚猛。與人勉行。未五里。大雨。息路亭。約半小時始止。復行。至平鎮。天台縣首鎮也。人煙稠密。張君族人聚居鎮後。迎於道左。鎮在平原中。四圍皆山。南北二山中。巨石巖巖。高聳雲表。為他處所罕見。輿夫稱之曰峯。爾雅釋山。峯者屨屨。郭璞注。謂峯頭巖巖是也。邢疏以山頂峯峯者屨屨二句合釋之。以為同義。並舉詩十月云。山峯峯崩為證。非也。蓋峯者山皆有之。峯者山不數見。每讀爾雅。峯峯二字。頗以為疑。今始知之。實一字之師也。即赴張氏宗祠少憩。七時族中公議。張君。天台在萬山中。食少魚。烹調之味。較紹興稍淡。較寧波少糟。與臨海黃巖等處亦異。食必有醋。色味殊佳。酒味略酸。飲時和以冰糖。肴中蓮羹海參。烹調適口。雖浦都大邑之名廚。亦不能與之爭衡也。惟製魚翅。則非所長。糖果中。家製山查糕頗美。惜無購處。宴能返寓宿。

十三日張君在宗祠主祭。慶譜成也。余獨遊平鎮一周。兩溪環流左右。未幾張君祭畢同游市外。旋赴祠午餐。各支祠領譜者。絡繹於道。鼓樂儀仗前導。置譜彩輿中。子孫隨譜。迎至各支祠中。足見浙東族制之嚴。餐後同張君赴西庵。地勢平坦。間有高阜。高不過數丈而已。土皆赤色。西庵亦張君族人聚居處也。大溪曲折環抱村前。源出東陽縣境。一雨橫溢。稍霽即涸。多築塘礮。以備旱澇。惟每爭水利。釀成械鬥。近年農村破產。森林斫伐殆盡。又伐而不植。水患今後恐益甚矣。鄰縣東陽義烏。生齒日繁。關山爲田。雨後水即挾沙土而下。致下流壅塞。昔日可行竹筏者。今則如瀚海。土地瘠磽。沿山尤甚。大雨冲刷浮土。如剝獸革然。土石盡露。十餘年不生草木。非經若干年風化不能種植也。人民勤苦耐勞。節衣縮食。所產之米。供鄰縣新昌者。幾佔三分之一。且缺乏肥料。米質蠟硬。若供三吳人食。幾不能下咽也。民食以玉蜀黍製餅。佐以鹽漬東瓜。卽至梅階君處晚膳。亦張君族人也。飯罷歸鎮。卽往觀劇。伶人來自臨海。崑弋平調亂彈悉有。蓋宗祠慶譜成。雇之來者。期以六日。

十四日晨。乘輿赴南山觀峯。距平鎮約五里。過大溪。有水橋長數十丈。水清見底。至峯無甚可觀。歸赴學東君宴。同寓少憩。有張君族人欲入軍隊。以高度不合未入選。意頗快快。堅請張君設法爲之人伍。可見民風之強。歟。是日大風。無雨。夜赴學泮君宴。宴罷。又觀劇。歸寓擬明晨赴天台山。月棠諸君堅留。力辭始可。夜談甚久。知天台鄉鎮。皆五日一市集。時在午後。百物雲集。以穀類茶葉竹木爲大宗。居民多業農。以商爲副業。至市日。則釋耒耨。而持籌握算。平鎮工業。有棕枒所製之繩線。運銷江浙各地。惟原料來自四川。運費至貴。故利甚微。

十五日晨起。乘輿至天台國清寺。張君族人陪往者五人。月棠諸君依依不舍。直送至平鎮東市稍。離其家約二里。始別。傍午將至天台縣城。與所雇汽車遇。卽分批至國清寺。到山門。大非昔比。門庭一新。今仕持可與上人革故之功也。上人來迓。導入新建廳事樓上。風景殊佳。樓正對文殊塔。徐靈府天台山記云。

國清寺。在縣北十里。皆長松夾道。卽隋煬帝開皇十八年。爲智顛禪師所創也。寺有五峯。一八桂峯。二映霞峯。三靈芝峯。四雲禽峯。五祥雲峯。雙潤迴抱。天下四絕。國清第一絕也。

寺舊名天台。據赤城志云。舊名天台。隋開皇十八年。爲僧智顛建。先是顛修禪於此。夢定光告曰。寺若成。國卽清。隋大業中。遂改國清。李邕所謂應運題寺是也。

國清命名如是。徐靈府謂開皇十八年建。赤城志同。又云。煬帝開皇大誤。開皇乃文帝年號。非煬帝也。靈府唐時人。去隋未遠。不應有如此之誤。

智顛北史隋書均無傳。事蹟載景德傳燈錄。爲天台宗之祖也。卽智者大師。是於五宗之外。考明六時。別立一門。其弟子灌頂。著天台教苑。卽今日所謂講宗是。景德傳燈錄。謂煬帝受戒於大師。以爲佛教光。豈知佛旨。四大皆空。天子匹夫。視本平等。夫煬帝受戒與否。本可置而不論。惟其罪孽深重。既受戒矣。自當改過遷善。而又怙惡不悛。爲萬世罪人。是智者有此弟子。辱孰甚焉。傳燈錄所云。恐傳聞之誤也。寺門外新樹陳君一陽所書一行至此水西流題字。攷唐書一行傳云。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太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前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我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並受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劉詢所云如此。方伎家最多怪誕之說。偶得末技。動輒云某於名山遇異人。投我秘術。以欺無知。此種口吻。想唐時已盛行之。劉氏未至此地。信筆書此。蓋取諸傳聞而已。寺東係白雲峯。既高且峻。障水西流者。卽此峯也。金地之水。曲折由寺前西行。會赤城之水。南繞天台縣城而去。以理度之。無東行之理也。劉說誤。

民元曾至此。取道臨海。今日重來。見可興上人經營之力。精神煥發。寺有文殊塔。智者大師講堂。仙人窟。豐干橋。錫仗泉。三賢堂。堂祀豐干。香山拾得。金石有重摹右軍鵝字。柳公權書大中國清寺。朱文公書枕石。米元章書秀巖等。碑碣摩崖。佳者至夥。因天台之石。質脆而不能奏刀。如選涿州太湖等石。則運輸至難。且鐫刊者係石匠。較蘇州小小庵廟。皆有碑碣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或謂浙人尙質。蘇人尙文。人民之性情不同。故物質亦異。余謂不然。此地欲作方碑圓碣。無石可選。祇能因陋就簡爾。殿東有伽藍殿。祈夢者至衆。庭前有晉梅。巨幹大枝。雖非晉物。宋時物可無疑。因較吾杭超山宋梅爲古也。

國清天然風景。潘記云。

寺在台山南麓。五峯環抱。餘支折而屏蔽者數重。左右溪翔舞而下。會於寺門。澄泓綠淨。萬松交柯。不見白日。七塔鼎峙。一塔雲登。……氣象弘闊。而山藏水曲。一徑幽深。胸中卽有萬斛塵。到此自然消盡。瀑聲松聲。無非寒拾咳唾。何必求諸破窟間也。

所叙國清之勝。甚能傳神。惟萬松交柯。不見白日。則與昔時異。可與上人未住持時。山中樹木。被人斬伐殆盡。今雖培補。然尙未成林也。

飯後可興上人。盛稱螺鈎溪艇之幽遠。人跡罕至。余等卽一遊。徐後記云。

十八日仲昭坐圓通洞。寺僧導余探石筍之奇。循溪東下。抵螺溪。溯溪北上。兩崖峭石夾立。樹巖飛瀑紛紛。踐石躡流。七里。山迴溪墮。已至石筍峯底。仰面峯莫辨。以石崖掩之也。從崖側逾隙而下。反出石筍之上。始見一石矗立洞中。澗水下搗其根。懸而爲瀑。亦水石奇勝也。循溪北轉。兩崖愈峭。下匯爲潭。是爲螺螭潭。……潭上石壁中分爲四岐。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窺其涯。溪最內兩崖之上。一石橫嵌。儼若飛梁。梁內飛瀑自上墜潭中。高與石梁等。

顧記云

午齋罷。約同能上人。由竹徑中過圓通洞。往螺溪。……抵石筍前。兩邊尖峯刺天。皆大青石綠。赭墨相間。……瀑流三疊。約數十丈。中一倒懸石突出。秀挺圓健。頂有三石。斜插如籜葉尖叉。儼然筍進土狀。極爲奇詭。

顧記所云。似僅至石筍。而未至螺螭潭。且原文過於奇詭。茲節錄而已。蓋古人遊記。每記誇張語。若身歷其景。一加考察。則是非立辨。高記云。

溪中螺螭潭。水添數十丈。上有石筍崖。高峙柱空。於此稍坐。水光潭影。照空我心。螺溪鈎艇。八景之一也。

余等過白雲巖。至鈎艇峯。輿夫云。昔時路險。開闢新道。成康莊矣。鳴鳩聲。在萬籟俱寂中。晉益清揚。山花盛笑。清香撲鼻。與朱暉相映。顏色愈豔。花之夥者。爲金櫻子。金銀花。杜鵑。凌霄之類。至鈎艇峯下。本有一橋。爲水所損。遂踐亂石而過。地係螺溪發源處。局窄勢險。余與張君。生長山鄉。此等風景。司空見慣。即略涉石筍螺螭潭。無意再上。然相距不過二三十武而已。後經同行者告知。悉與徐後記合。凡大溪之源。厥狀類如此。放翁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明花暗又一村。此係山窮水盡之處也。昔年山水重複。則勝矣。詢輿夫。山最高處何名。答係寒風關。云須寒風嶺至彼。若在關上望之。則俯察一切。差足觀矣。歸途經圓通洞。蔣記云。

有洞口圓通。四際玲瓏。上覆大石。如帷幕然。

范記云。

游圓通洞。洞北向。三石磊成。石縫尺闊。爲之門。洞前層巒疊嶂。盡翠橫青。恐海岳研山。無以過之。竹莊遊紀云。

洞口對獅子峯。峯下大石突兀。上鐫有佛字。徑可二丈餘。爲石梁比丘與慈所書。其上有看雲石。

天台諸山。質係砂石。故以瀑布勝。洞則淺窄。既有瀑。似不必再有洞。欲求二難并者難矣。洞中西望。深澗疊嶂。杜鵑盛開。與青松翠竹。紅碧映輝。亦足觀焉。至瀑巖。在峭壁下。隨人呼喚。即傳聲焉。回聲不若西湖孤山之洪大。至高明寺。時已薄暮。高明爲智者十二刹之一。擬住宿。明日赴華頂。路程可省十五里。與夫謂高明被舖不潔。規矩不好。乃決計回國清。後思凡事若有數存。若宿高明。則與授松上人道左。恐此行無如此暢游矣。台州府志云。

按舊圖經。本名高明。唐天祐七年建。今攷錢氏所藏遺墨。乃清泰三年。號智者大師幽棲道場。今殿前有石經幢。刻天順二年。捨入幽棲禪院。可驗也。

攷天祐七年。係唐亡後三年。即錢氏天寶二年。似錢氏建號後。猶奉唐正朔爾。清泰三年。後唐末帝年號。是年國亡。距天祐七年。爲二十七年。天順者。唐昭宣帝天祐。一作大順也。宋質穎黜朱梁紀年圖。以晉岐淮南吳皆以天祐二十年紀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不知吳越亦奉唐正朔也。品茗後。歸國清。已炊烟四起矣。過金地嶺。望天台縣城。燈火隱約。歸至國清。可與上人具齋餐。余等烹調之美。較杭州烟霞洞學信在日手製者。有過之。齋畢。請上人介紹華頂寺方丈上人云。授松上人係公舊識。頃至此。今日本赴臨海。知公至。已輟行。明日擬陪公等同遊。頃至天台城。如同國清早。當來訪云。聞之喜甚。乃寢。

十六日晨。將赴華頂。至方丈。與授松上人遇。敘闊別之情已。即同游。仍由金地嶺行。赴真覺寺。俗名塔頭寺。智者大師塔在焉。徐記云。

有智者塔已廢。

鄭記云。

塔頭寺……志名真覺寺……今於越錢君修葺之。龜塔雖具。其僧存庵不戒於火。遁入曇花亭。寺今鞠爲長林豐草。

可憐也。

廟祀云。

至真覺寺。晤高明退居方丈寶輪。年七十餘。與談螺谿行徑。

可知是寺重建于清乾嘉時。楊記云。

由金地嶺。訪智者大師說骨處。則真覺塔寺在焉。四山圍合。曲折十餘里向之。矗立雲際者。至是俱羅列下方矣。

李記云。

真覺寺。正殿中一塔矗立。高約二丈。通體石製。雕刻精巧。油飾亦麗。即智者大師之墓。蓋大師於隋開皇十七年。圓寂於新昌大佛寺中。其徒葬之於此。建此塔院。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稱真覺。又名塔頭寺。

諸記中言塔頭形勢則推楊氏。言事蹟則推李氏。此寺今屬善興。門本巽位。尤君雪行爲改坤位。門外有徐凝碑。借石質不佳。屬上人築亭以護之。免爲風雨蝕剝。若後訪定光道場遺趾。在金地嶺西。上人擬重建也。余謂金地新舊二嶺之間。建一茅蓬。爲行人憩息之所。上人深然之。復歸真覺寺。時促。大字巖不及觀矣。寺竹結實。形如米。上人以爲不祥。余曰。戴凱之竹譜云。

竹生花實。其年便枯死。竹六十亦易根。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遂成町。

是竹種植已久。舊根不交。致實。俗呼竹米。余始見之。出寺過寒風嶺。沿山多梯田。疊石如梯。上下成田。農人正插秧。以嫩柴葉爲肥料。詢與夫謂較草爲肥。抵龍王堂。其地爲諸道交會處。分四道。南至國清。北至方廣。東北至華頂。西北至萬年。路長短相若。范記云。

四面山坪大開。水田漠漠。宛如郊野光景。幾忘其在萬山頂上也。……蓋此地形如北向而展摺扇。龍王堂爲扇根。善

興 卽華頂寺。方廣萬年。乃扇之面也。而國清道則又如摺扇之施柄耳。

范記言形勢頗確。有村店八九家。輿夫至此沽酒而飲。出輿散步。有小學。及新構洋房。在丘阜上。道旁有娑羅樹。花正盛開。上人云。華頂娑羅最繁。此地亦發花。惟色香次之。在國清則不發花矣。按娑羅。徐靈府記作蘇珩。音之轉也。天台勝紀云。

花有鶴鈴。在石橋東。五月開花。非常奇異。移植之不活。

名山記云。

天台山有娑羅樹花。一名鶴鈴。出華頂峯。以多經風雪。樹不高大。樹數百枝。枝數百頭。頭六七葉。經冬不凋。花如芍藥。香如茉莉。

談遷棗林雜俎亦引此。惟娑作娑。下有唐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樹十一字。花如水綉球。與芍藥不同。喜陰畏陽。華頂四時多雲霧。不見炎陽。故花能繁植。香味亦與茉莉不同。名山記所云。似未見此花也。此花葉如綉球。高亦相等。花笑時同。花狀則異耳。鄒紀云。

曰善興寺。庭際有芍藥娑羅。娑羅已花。色白微香。花類蘿蔔。而色香俱淡而有致。遠勝之耳。

鄒氏所紀是也。蓋鄒氏來此時。正逢孟夏。目覩此花盛開。故能知其相。與他說異。至此天氣甚陰。乃舍輿徒步。至大深坑。巖始乘之。地勢平坦。實不能減與人之勞苦。天台與人之健。非杭州可比。過大深坑嶺。沿途瀑聲不絕。至中方廣寺。卽巖華亭。亭畔爲石梁。孫綽天台賦云。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躡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

孫賦寫石梁之景至矣。余度梁。見梁上無莓苔。因係砂石。梁又高壙。焉能生莓苔哉。梁之上下。瀑布所經。則莓苔叢生。至

壁立翠屏。山中隨地皆是。惟石梁尤佳。徐靈府記。以桐柏山翠屏。屢爲孫賦之翠屏。殊未當。以賦觀之。則翠屏是指石梁無疑義。因孫賦陟降信宿。迄于仙都下。方賦桐柏山也。顧愷之啓蒙記云。

夫台山石橋。路遙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

御覽四十一。引啓蒙記注。石橋長數十丈。丈係步字之誤。徐靈府記云。

石橋頭有小亭子。石橋色皆清。長七丈。南頭闊七尺。北頭闊二尺。龍形龜背。架萬仞之壑。上有兩澗。合流從橋下。過泄爲瀑布。西流出剡縣界。從下仰視。若晴虹之飲澗。橋勢峯峭。水勢崩落。時有過者。目炫心悸。今遊人所見者正是。

觀靈府所記。似未過石梁。諸遊記中。均言石梁。然度梁者不多。惟徐記云。

上曇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雷轟河隕。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卽爲大石所隔。不敢達前山。乃還。

霞客此記。言度石梁係實在。袁記云。

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峯者屢屨。重者巖隙。皆環梁遮障。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鯨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螺所據。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眩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

袁記言長寬尺度。均不合。以理度之。似袁僅坐曇華亭畔看瀑而已。洪記云。最奇者。爲石梁。長不及丈。狹僅盈咫。潛蛇窺而甲悚。飛鳥過而魄墮。余齋心既空。往志益奮。青苔十層。朱履不嚙。飛泉萬仞。來目未眇。遂休神於藍橋。嘯詠於碧澗。

北江此文。似曾度梁者。究其實在。恐與子才相同。如長不及丈。非也。青苔十層。裴孫賦意。暨御覽四十一引異苑語。梁上實無苔也。袁洪二記。皆文士之文而已。

高記云。

中方廣寺。古曇華亭也。三面臨空。背依崖頭。舊傳五百應真隱於其中。兩山相連。有石梁。架兩崖間。龍形龜背。廣不盈尺。長約二丈許。甚滑。不易度。橋西有小銅殿。一坐高三尺。闊二尺。內有銅佛像。明太監供奉。是日朝山者十餘人。唯余與王君等三人度過。拈香而同。衆爲色戰。不自覺懼。

又云。

余等未入方廣。直至橋邊脫鞋。與王君三人。走過石梁。朝禮銅殿。飛瀑如虹。懸崖飄曳。過時心虔。忘卻危險。隨後思之。仍覺可怖。

鶴山所記。似兩度石梁者。竹莊遊紀云。

石梁長約三丈。兩端削下。而中央隆起。其狹處。僅四五寸。正值降雨。路滑不能着足。下視瀑布。一落千丈。令人膽慄。：渡梁而前。頗覺履險如夷。梁之對面。無去路。惟一銅龜。內有五百羅漢。亦用銅鑄。龜上鐫明朝天啓年間。太監徐貴。五台山沙門如璧募造。：余欲坐石梁攝影。同遊者尼之。勸生阻之。尤力。：始已。既而三公先行。余獨留指揮攝影師。迨攝石梁全景。乃踞石梁之脊。將我納入風景之內。心乃大快。惟人小如豆耳。蓋心神若能靜定。外界固不足以亂之也。余但覺濠梁之樂。危險二字。胸中固偏尋不得也。昔徐震客度石梁時。尙覺毛骨俱悚。余差足自豪矣。

竹莊亦是兩次度梁者。余至此。卽棄杖度梁。梁下水聲雷震。澎湃奔湍。聲若十萬軍人。齊聲唱凱。下瞰瀑布。矯若游龍。立銅龜下良久。攝一影以誌鴻雪。同游諸君。咸以爲危。余自若也。豈孫賦所謂雖一冒於垂堂者耶。折回。復自梁下。布板越

澗。至下方廣寺前。攀援登大石上。共攝一影。昂頭見中方廣在上。擬取捷徑而登。如躡九折。誤踐澗潭。履溼足重。行更起。越矣。經同人後推前援。始得小徑。心中自笑。物必有偶。與躡龍井風篁嶺相同也。且默記孫賦。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之句。想與公當日游此亦同爾。至此益證徐靈府以翠屏巖爲翠屏之誤也。

至中方廣。具火盆烘履。備齋。因授松上人命。預爲告知。故烹調極精。余赤足餉食。飯罷。遊銅壺滴漏。徐記云。

開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後行。猶及往還。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一嶺。沿湖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階而下。宛轉處爲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又里許爲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沿沿汨汨。

潘記云。

方山言斷橋珠簾之勝。質明曳杖而前。北踰小嶺。復下四五里爲斷橋。兩山不合者數武。巨石約略如橋。瀑出其中。疏爲數道。墜於一潭。有聲縱然。名銅壺滴漏云。又下五里。爲珠簾泉。坐泉畔。不見其奇。自崖下取仄徑。穿青篁中。至泉對面。始見萬斛明珠。自天傾瀉。輕若無聲。柔若可捲。從風搖曳。飛沫著人。而上層石壁橫敲。水披覆其上。自然成文。如間花羅綺。石梁之瀑。銳師十萬。跳盪無前。而此則雅歌投壺。春容瀟灑。是瀑之至文者也。

顧記云。

過嶺見一橋。詢之園傭。云卽斷橋。余疑斷橋係兩山壁立。懸瀑中斷。必無橋。……行數里。乃見兩山竝峙。大圓石三五塊塞之。傭曰。此銅壺滴漏是已。相與挽手一窺。駭膽悚魄。對面一巨石峯。中凹上俯。圓溜渾脫。旋轉如螺。下如萬丈深井。瀑飛注其中。一石宮而環之。其響縱縱然。如汲井聲。銅壺譬之有以也。取山腰一徑。訪水珠簾。當面懸峯。如墜直下。

澗底。右轉迴顧。所謂珠簾者。闊二丈許。飄灑低垂。勢極疏散。如雪之至地。且所注之潭。清淺可掬。故了無恐怖。儼若房櫺之可接也。

三記皆言銅壺滴漏。珠簾。未能指斷橋之所在。餘如范記。更覺含渾矣。斷橋在銅壺滴漏上一里。兩岸石壁立。本有瀑。上有巨石。後爲大水冲去。瀑遂涸。惟積雪時。澗中如梁。轟起。頗可觀。故曰斷橋積雪。爲天台八景之一。徐記所分三層。皆在銅壺滴漏範圍。與斷橋不相干也。至珠簾。地勢益平。水勢益緩。瀑澗如珠。故曰珠簾。銅壺滴漏中層。須偃臥而觀之。余觀時。同行者兩人。持余足。以防下墜。中有石筍。爲水冲激。光潔可鑑。水聲洶湧。亦一奇景也。然無石梁之奇。而崖石爲水所冲擊。尤可以鑑。亦奇景也。金紀云。

壬申訪斷橋珠簾。以沙彌導。由曇花亭北踰嶺。五里至斷橋。復三里爲銅壺滴漏。巨石十數。環澗如甕城。人偃臥石上。聽水作金鼓鞀鞀。又里許。爲水珠簾。簾布傾崖之上。水花萬片。如繩綴絲聯。徐徐下杼軸。幻成纂組之文。不知珠簾之在其下。步澗石對面。迎目視之。乃絕背云。

金紀較徐潘顧三記爲翔實。

此處道路已治平。并新葺茅亭。爲遊人休息。余等品茗片刻。仍回中方廣。復由奇觀橋東南入上方廣寺。亦名利也。雖係叢林。而地勢狹小。門前溪水縈繞。溪外七塔矗立。與國清相似。幽邃不若焉。寺建於宋建中靖國元年。又名石橋寺。以石梁得名也。

東南至仰天窩。又五里至挈桶槽。刮風吹人。令人寒慄。遊歷所經。風之令人難當者。惟此與五台大螺頂而已。地爲至寧海縣大道。冬季風烈尤甚。檐下積雪盈丈。吹人崖下。活埋雪中者。時有所聞。檐在兩崖之間。相距不過四五丈。若此處仿蘇州天平建一童子門。門內別築石室二間。爲行人憩息之所。則化險爲夷矣。告上人甚首肯。上人住華頂後。修治道路。

爲已任。方廣寺至此。輿夫云昔時路極崎嶇。今則平坦。皆師之力云。至善興寺。在華頂峯之麓。俗名華頂寺。徐靈府記云。華頂峯。此天台山極高處也。常爲雲霧籠翳。少有晴朗之時。其高森似寒先雲幽澗凝互。按此句有誤字脫字。經夏不消。若遇晴時。則朝觀日之所設。按設係出之誤。

台州府志云。

舊名華頂圓覺道場。晉天福元年。僧德韶建。僧智顛嘗晏坐於此。有降魔石。伏虎壇。鬼疊石。白雲先生室。井泉先生居。又傳有葛元茶圃。王羲之墨池。

按白雲甘泉葛元王羲之諸事。見徐靈府記。台志甘泉作井泉。筆誤也。白雲先生卽司馬承禎。靈府謂承禎初入華頂峯。遇王羲之學書事。語至怪誕。晉書王羲之傳云。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

晉書所云。則羲之或至天台。亦未可知。至墨池之說。則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之附會爾。墨池在太白堂內。今爲茅蓬。嘗讀太白大鵬賦序云。余昔時於天台司馬子微。請余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是太白與天台方外相接之始。太白有天台曉望詩云。

天台鄰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榭蒼島月。憑高登遠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鯨沒。風潮直洶湧。神怪何翕忽。觀奇跡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臥蓬闕。

太白又有早望海邊霞一詩。亦咏天台山事。惟太白何時至此。則不可攷。疑在天寶元年。時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以召赴闕。薦之於朝。乃下詔徵之。以詩證之。則登華頂峯無疑義。世人以爲附會。不加考索所致。唐之詩人。多方外交。

天台遊者。不僅太白。如王建孟浩然。張祐。徐凝。李紳。皮日休。杜荀鶴。許渾。張佐。曹松。顧況。姚合輩。皆有詩。且李紳亦有華頂詩。韻節不及太白之高。昔先子遊天台。嘗謂孫賦。李詩。沈記。梁碑。爲四絕。沈記。卽沈約桐柏金庭觀記。梁碑。卽梁肅智者大師碑也。

入寺見美奐美輪。大殿尙未竣。藏經樓正在規畫。規模與國清埒。徐記云。

寺有僧二十。號叢林。亦編茅代瓦。

由徐記觀之。則遠勝於昔矣。今日能如此者。實與慈授松兩上人之功。茗罷。授松上人導游寺之前後。寺右澗邊。娑羅樹成林。薄暮花開尤盛。地溼。水浸履中。蓋積雪猶未溶盡也。寺在華頂峯之下。時已暮。不及上。擬明日觀日出。再上。上人具齋供養。肴中葛粉製法殊美。鮮葛仙米。清香適口。異物也。國清中方廣善興三寺。烹調味各不同。然均精美非常。較杭滬蘇揚等處素食。千篇一律者有別。飯後將就寢。見金星明朗。私幸明日可觀日出矣。是晚倦甚。上牀卽睡。

十八日晨。五鼓。聞敲門聲。卽起。上人來。謂今日可觀日出。卽食葛粉羹。加菘菹二襲。余同張君乘輿赴華頂。餘則步行。鼓勇直上。因山路殊平坦也。曙光初放。沿途茅蓬。佛火隱約。娑羅滿山。花枝礙帽。宿露滴衣。虛空清幽。似非人境。至望海尖。風殊烈。落帽者屢。余與張君至拜經臺。恐不能一覽無餘。乃至降魔塔。雲路茫茫。自東而西。導者謂雲到新昌。不能再西。故新昌茶味。遜天台。少雲霧也。蓋雲氣隨海風而至。至新昌境。而日已出。蒸氣爲日光所收。故雲氣不見。台山東瀕大海。山谷縱橫。雲海尤奇。今日東風猛而益濃。惟日色少減矣。余目力較佳。凝神東望。一丸巖海上。如雞卵然。僉云未見。已二躍矣。至三躍後。其狀如滿月。上升數十丈。紅色奪目。較玫瑰花尤豔。漸升漸大。至徑寸餘時。其光鮮紅。凡人世所見之色。皆不能與之擬議也。余等深幸眼福不淺。而輿夫等云。今日日色未佳。蓋渠等見慣。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矣。余觀日出。凡五次。泰山。勞山。南高峯。在杭州馬鞍山。在紹興暨此地。南高峯。馬鞍山。東首無山。僅曙色而已。秦勞二山。東

首山谷。亦不及此地之崇。故雲海亦無如此之奇也。

歸善興。晨餐。飯罷。上人在寺稍事部署。囑余等一遊寺西各茅蓬。然後陪遊桐柏宮。初以其地無甚可觀。姑行。豈知曲徑通幽。心胸擴然。無復有塵寰之想。流泉滴竹。夏木古檜。愛不能舍。張君謂此行不虛。惜爲時過促。未能探黃經洞耳。出谷上人已立而待。即乘輿赴桐柏。途中上人屬余題詩紀事。即口占三絕以報之。詩俗陋。故不錄。越挈桶擔察嶺寒風嶺至桐柏宮。徐靈府記云。

有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圓可三十里。上常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牙琳碧。泉則石髓金漿。真誥可謂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周靈王太子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復求之不得。偶乘白鶴。謝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爲桐柏真人右弼。主領五岳司。侍帝。來治茲山也。

徐說怪誕不經。王子晉事。見國語周語。暨逸周書太子晉解。逸周書有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遂起後人之附會。列爲神仙。然子晉無至天台山。釋道兩家。因孫賦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兩句。以王喬附會桐柏宮。應真附會方廣寺。其實與公遊時。山中僧侶。道友。棲隱者已多。故借王喬應真以寫方外而已。細讀賦意。當知假托之辭也。靈府又云。

觀卽唐睿宗景龍二年爲白雲先生所置。白先生按白字下脫雲字。乃司馬天師也。名子微。字承禎。河內溫人。事載在碑中。……先生初入天台後。睿宗皇帝詔復桐柏舊額。請先生居之。其降敕書曰。吳朝葛仙公廢桐柏觀。在天台山。如開始豐縣人。如字疑誤。研伐松竹。毀廢壇場。多有穢觸。殆致死亡。你州縣官與司馬鍊師相知。於天台中僻方。封取四十里。以爲禽獸草木長生之福。兆量一觀。仍還舊額。

按唐書隱逸傳。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嘗遍游名山。乃止於天台山。新唐書同。靈府所記。名號與唐書互更。未知孰是。至

葛仙公即葛元。見葛洪神仙傳。及抱朴子金丹及地真二篇。而回書自敘。未嘗涉及元事。至金丹地真二篇。文筆錯亂。後人因洪神仙傳。妄增入之者也。唐崔尚桐柏宮碑記。故老相傳。云昔葛仙翁始居此地。措詞稍得體也。

桐柏宮形勢寬大。惜乾艮二方均陷。故與廢無常。觀名崇。梁時金庭觀。不知是否即此。不可攷矣。徐後記云。

上桐柏山。越嶺而北。得平疇一圍。翠峯環遶。若另闢一天。桐柏宮正當其中。惟中殿僅存。夷齊二石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無住此者。羣農日游客至。俱停耕來訊。

蔣記云。

予乃緣玉女溪。至桐柏宮。道書云。桐柏金庭洞天。王子晉所治也。回環九峯。隱見三橋。風景敞豁。勝於萬年。宮廢後。荆棘蔽野。闕無居人。所稱雲臺煉室。龍閣鳳臺。泯無存焉。偏有夷齊石像。彈指銅聲。背鐫四隸書甚古。讀壁上碑。夷齊爲九天僕射。治天台祀此。其然歟。

潘記云。

得桐柏宮遺墟。是道家金庭洞天也。紫雲華琳諸峯。聳躍環抱。石髓金漿。琪花瑤草諸藥。多產其中。自葛仙公司馬子微之徒居之。人主加以隆禮。而宸翰天章。照耀山谷。璇題霞棟。填溢澗河。今皆鞠爲茂草矣。惟存三清殿一間。雨琳天尊面。淚下蘇蘇。

子耕較霞客又遲一百二十年。寫桐柏宮殘廢。又甚於昔時。清雍正十年。奉旨賜帑重建。遣官督視。十二年正月訖工。蓋雍正未發極時。奔走江湖。喜交結古外之士。蓋中興是觀之道士。亦其友也。後建是觀以報之。規模弘大。較國清而過之。顧記云。

越一澗。至桐柏宮。晤同鄉趙顯二道士。拜夷齊二石像。及葛仙司馬諸祠。觀宋乾道年間碑。邀顧道人飲酒。宿紫

陽樓上。

是畢鳴遊時。桐柏宮尙未燬也。范記云。

至瀑布山麓。北上二里有石坊。曰桐柏天宮。又北上。折而西南上。二里餘而至鳴鶴歇焉。是日暑甚。待日西。乃直登瀑布山頭。左折而曲。西北行。盤出山縫中。有石均焉。如門。入門北向。則豁然山開大洋。良田千百頃。桑麻竹樹。村居歷歷。烟火相望。雞犬相聞。宛然一小縣治。是何地。蓋卽桐柏宮之區域也。泱泱乎大觀也哉。龍王堂不足言矣。宮正當區域之中央。入宮茶憩。復向右偏祠中。拜伯夷叔齊二石像。傳爲唐製云。桐柏雖殿宇兵火十毀其九。而所遺扁聯畫壁等。題字俱高妙。正不獨唐像之可寶耳。穹碑林立。想亦初唐物。而於今可寶者。惜乎荆棘叢蕪。暑氣又酷。日暮力盡。不及一梯覽之耳。

范記言桐柏形勢至矣。惟大殿前穹係碑。雍正上諭。字效董香光。非唐碑也。錢記云。得唐時殘碑。各詢此碑。因方丈遠出。僉云未知。不知是崔尙碑否。惜未見之也。

夷齊二石像。彫鑿之工。雲崗石刻。無如此之精也。張君謂其像怡然自得。若甘餓死者。甚確也。祠名清聖。取子輿氏伯夷聖之清者也之意。明建。原名清風。蕭文記云。

余遊天台桐柏宮。入法堂。見夾室。有二石像。衣冠甚古。叩其石。甚堅綴。背有古篆字。拂塵視之。一曰伯夷。一曰叔齊。余問所從來。道童曰。相傳趙宋時。有黃道士者。知醫。宣和天子召治母后疾。疾愈。官之辭。賜之金帛。辭。獨乞此二像。載以歸。

蕭說雖出諸傳聞。差可信。蓋宣和時。因花崗石。搜索民間各石。似此像亦在其中。若非黃道士所乞。亦將付諸捶碎矣。今祠所貼祠記。卽損益蕭氏文。清康熙五十六年知府張聯元。奉檄重建。更名清聖。張氏記文有云。今制府滿公修建此祠。

是可證建虜無知。妄謂夷齊爲九天僕射。治桐柏山。並妄稱祠爲宋時九天僕射祠。與蕭氏所記岐出。厚譏夷齊甚矣。宮有琪樹。孫賦云。

琪樹璀璨而垂珠。

李善注以山海經玕琪樹。疑非是。唐李紳詩注云。

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可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綠。二年碧。三年者紅。綴於條上。璀璨相間。

詢觀中人云。尚有之。地氣衰歇。結子不多。詢其狀。與李紳所云同。惜時促不及一觀。飯罷。游瓊臺雙闕。御覽四十一引會稽記作瓊臺。地距觀約五里。在百丈巖下。臺下爲百丈潭。是巖在上。潭在下也。游者不察。多并爲一談。誤矣。孫賦云。

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

遊畢。張君云。雙闕瓊臺。已遊衍矣。惟朱闕玉堂。今不知在何處也。斯言也。非讀書有聞者。不能道也。顧愷之啓蒙記云。

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

讀啓蒙記。知瓊樓。卽瓊臺。朱闕玉堂之外。又有瑤林醴泉諸名勝。名目繁多。殆文士之形容而已。徐靈府記云。

自桐柏觀西北行七里。乃至瓊臺。中天以懸居。自百丈巖無上瓊臺路。皆水石深險。不可登涉事。須登仙壇取桐柏路。方可得到。卽平視瓊臺。而下望雙闕。而遊者多懼瓊臺不可中天。雙闕不在雲表。猶在山上觀之然也。若自下仰視。則

瓊臺不啻中天。雙闕此下疑有脫字五里俠雲。俟卽夾雲疑靈字之誤溪而行。翠壁萬仞。森倚相向。奇花秀樾。牙發芳蕊。

珍禽靈獸。造揚清音。余曾尋瓊臺。下雲疑靈字溪。衍流北行三十里。其平則三里五里。或潭洞院杳。其深則千丈萬丈。

怪石嶽嶽。水色明鮮。歷歷在底。纖鱗莫隱。造之者不覺忘歸。非神仙之窟宅。曷能若此。

靈府記與今日情景殊異者。惟百丈巖。有路可通瓊臺。餘無異。地極幽邃。兩山夾澗。白晝少見日光。係極大之一線天。

也。若月夜登此。水光山色。益見清幽。古人稱瓊臺夜月。非有山水癖者。不能識此也。徐記云。初四日。是日余欲回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途。遂謀回國清。

徐後記云。

遊桐柏宮……羣農遊客至。停耕來訊。遂挾人爲導。西三里。越二小嶺。下層崖中。登瓊臺焉。一峯突瞰重疊。三面俱危。崖迴繞。崖右之溪。從西北萬山中。直搗峯下。是爲百丈崖。崖根澗水。至瓊臺脚下。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龍潭。峯前復起一峯。卓立如柱。高與四圍之崖等。卽瓊臺也。臺後倚百丈崖前。卽雙闕對峙。層崖外遠。旁絕附麗。登臺者從北峯懸崖而下。度均脊處。咫尺。復攀枝仰陟而下。俱在側石流沙間。踞無所著也。從臺端再攀歷南下。有石突起窟。其中爲龕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憶余二十年前。回雲峯自桃源來。溯其外澗入。第深窮其窟奧。今始俯瞰於崖端。高深俱無遺。勝矣。

徐後記。寫瓊臺之勝。蔑有加矣。惟北峯二字。易使人疑慮。北峯卽百丈巖是。由巖端登仙人坐。若就石鑿十餘級。則爲坦道。使人無攀援之勞。歸語可與上人囑轉告管理諸君。上人謂曾有人言之。以爲一鑿磴。則景不奇。使遊者無以流連忘反之意。余曰。無傷也。今廬山擬建升降梯。此不過數級而已。雖天台以風古樸。以留客爲殷勤。今欲以仙人坐留客。勢所不能。不如鑿之。使遊人得賓至如歸之樂。昔先子居天台。半年之久。爲養痾爾。昔賢遊者。皆不過數日。公路既通。地益縮短。若不早爲便利計。恐遊瓊臺。皆裹足不前矣。蔣記云。

桐柏西行五里。至瓊臺。轉南至雙闕。龍湫百丈。苔巖萬仞。仙家所處。塵慮都盡。惜無賢主。難久居也。潘記云。

從桐柏西行。上小嶺。山勢一變。皆峻嶒皆立。拔地干霄。緣崖數轉。樵蘇路盡。忽見危峯四插。絕壑中開。則瓊臺雙闕在

焉。瓊臺如一莖靈芝。單袖獨立。唯峯腰有懸磴可度。但上下絕壁。一失足即墜九淵。余賈勇而下。……上瓊臺之巔。罡風蓬蓬。白雲在下。恍皆化人而升中天之臺矣。臺旁有馬鞍石。仙人座。俯適絕壑。望雙闕在對面。兩峯對聳。靈溪在中。如龍門鑿而伊闕開。欲遂下谷底。循溪以出。而瓊臺上豐下削。非懸絙千尋。不能到地。復尋故道還嶺頭。

顧記云。

至桐柏宮。晤同鄉。顧二道士。旋約往瓊臺。從宮後左門取道。越小嶺。過山村者。再忽覩石峭森列。下臨無地。道人曰。此瓊臺門戶也。再行里許。皆綠山嶺。側足跋石上升降。兩大石巔。瓊臺出焉。臺俱卵石臺成。上豐下削。巔上重起小巔。如佛頂狀。雙闕對峙。排牙列戟。……瓊臺絕頂。有茅蓬。似鳥巢。旁樹一鐙竿。滇南鄧法師。枯坐其中。

范後記云。

二十一日。將息觀中。乃引道十間。以余昨自西來。將近桐柏巔脚。當大瀑布之西。有雙巖高聳。紫翠干霄。何也。答曰。不知。余心知是雙闕。復問雙巖內。得無是瓊臺山乎。復答不知。既而云。雙巖內有山。山有石窟。曰仙人座。可以望月。余於是知爲瓊臺雙闕。確然無疑矣。

今已整理。遊者至此。無復如昔日之心目悻悻。錢記載余樾園題瓊臺雙闕圖云。

瓊臺雙闕路極險仄。往時遊者裹足。最近始由徐君卓羣興工砌級。略可躋攀。故知極鮮。即土人亦不能確指其所在。但知百丈坑而已。

樾園謂土人亦不能確指。非也。其實此地。但知瓊臺夜月。不知瓊臺雙闕爾。余至白猴殿。詢人以瓊臺雙闕之所在。僉云未知。繼使指示山名。在瀑布山西者。云瓊臺夜月。風景極佳。上有仙人坐。爲看月處。合范記觀之。如出一轍。總之言語不通。風俗又樸。一音不同。即不敢妄答爾。

至雙闕。諸家所記者。余皆爲不然。闕。廣韻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則兩峯對峙爲一闕。夫所謂雙峯者。必有四闕對峙可知。今皆以瓊臺東。靈溪左右之崖爲雙闕。是僅一闕而已。非雙也。然自瓊臺望全山。百丈巖二峯對峙。亦係一闕。雙闕之名始符矣。

由百丈巖循階而下。觀龍頭龍潭。靈溪上源也。天台山脈之水系。自石梁西流者爲剡溪。自瓊臺東南流者爲靈溪。自華溪東流者爲海游港。出百丈嶼口。地勢平坦。停輿觀桐柏山瀑布。巨瀑也。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觀畢。遊赤城山。土緒色。多山洞。如紫雲華陽玉京之類。皆不深邃。錢記謂方巖似千層。此處亦然。志云山產銅。探得艸苗。係硫化銅。苗淺而露。則地有溫泉可知。福州溫泉最多。皆賴人工鑿成。此地若做行之。又多一名勝矣。歸國清與可與上人散步寺外。日暝方回。晚餐後。靜權上人來訪。別後。同張君赴講壇聽經。歸乃就寢。

十九日晨。下山。可與授松靜權三上人。送諸豐干橋前。十時至新昌。間道赴南明山。午刻至紹興五雲站。金君湯侯邀余等午餐。十二時過江。乘滬杭車至嘉興。換車至蘇州。已日暮矣。

此行爲期僅八日。在天台山中三日。苟無可與授松兩上人指導。恐未能如此暢遊。惜未至萬年明寒兩巖桃源。且三日之中。天晴無雨。亦一幸事也。

潘次耕記有云。

蓋幾一月。而台山之遊略遍。雖十得五六。頗多前所未到。於此山緣亦不淺矣。吾今而後知台山之大也。吾足迹半天下。所見名山嶽鎮多矣。大率山自爲格。下能變換。掩衆美。羅諸長。出奇無窮。探索不盡者。其惟天台乎。華頂高曠。羅浮之飛雲峯也。東蒼秀潤。泰山之御帳屏也。幽溪蒼寒。五臺之清涼石也。螺溪刻削。西山之秘魔崖也。寒巖峭特。其霍山之天柱乎。明巖詭異。其勞山之華樓乎。珠簾娟秀。不減匡廬之三疊泉。龍潭幽險。豈遜九華之魚龍洞。桃源雋永。有武

夷九曲之勢。赤城綺拔。有丹霞萬仞之規。國清之靜深。可以敵曹溪。桐柏之蕭遠。可以儷勾曲。至若石梁飛瀑之雄奇。巧妙。瓊臺雙闕之靈異清華。吾獨擬之而不得也。則台山之獨絕乎。台山能有諸山之美。諸山不能盡台山之奇。故遊台山不遊諸山可也。遊諸山而不遊台山不可也。

竹莊遊記云。

大抵天台之宏大。實可稱嶽。或峯。或瀑。或森林。若移其一在他山。即可得名。而天台到處皆是。雖有而不名其名者。乃他山所无也。

二說評論天台形勢皆是也。故別錄之。至天台高度據李記。錄之如下。

國清寺海拔	一三〇公尺	中方廣海拔	五〇〇公尺
高明寺海拔	三八〇公尺	銅壺滴瀝海拔	四二〇公尺
真覺寺海拔	五六〇公尺	仰天窩海拔	八四〇公尺
龍王堂海拔	七五〇公尺	善興寺海拔	九〇〇公尺
大深坑嶺海拔	八〇〇公尺	華頂海拔	一一〇〇公尺

螺溪。桐柏宮。瓊臺雙闕。赤城山。李氏未遊。海拔未詳。此行未攜測高器。頗爲遺憾。俟異日補述之。

舟行四絕句

諸祖歌

撐篙振柁轉船頭岸上風生蘆荻秋行近鵝湖天色晚亂霞落日眩寒流
深潭水淺魚爭躍極浦雲多鳥不前畫出江南好風景疎林平野夕陽天
船頭浪劈兩條玉柁尾波翻一斛珠真覺乾坤旋轉得嗟余何事在江湖
賦穀由來事不同人間喧寂馬牛風平原日倦搜行篋喜見朱書跋尾紅
（舟中有作樽蒲戲者余未能也眺景之餘翫書而已）

書道中所見

墟落無人鳥更啼寒潮嗚咽夕陽西春來海燕巢林木啄得空梁舊日泥
橋斷牆傾瓦不遮門懸秋雨長秋瓜荒籬雞犬無行迹猶有蜘蛛網落花

鄧析子篇目考

沈延國

漢書藝文志名家。

「鄧析二篇。」注。「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歆並云。子產設鄧析。則非子產所殺也。二十年

隋書經籍志子部名家。

「鄧析子一卷。」注。「析鄭大夫。」

舊唐書注籍志丙部子錄名家類。

「鄧析子一卷。」注。「鄧析撰。」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名家類。

「鄧析子一卷。」

意林卷一劉向別錄。

「鄧析子一卷二篇。」

宋史藝文志子類名家類。

「鄧析子二卷。」注。「鄭人。」

崇文總目。

「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一篇。凡五。歆復校為二篇。」

通志藝文略名家。

「鄧析子一卷。」注。「戰國時。鄭大夫。」

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

「鄧析子一卷。少唐事陸費。獨家藏本。周鄧析撰。析。鄭人。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向奏上其書。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編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歇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書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解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興。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嚴於實。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至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子以前。不應預有勦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闕。後人摭莊子以足之歟。」

延國謹按。漢書藝文志名家有鄧析二篇。劉向敘曰。「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

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今本作一篇。漢書藝文志引改正。與漢志合。崇文總目承之。

是也。劉君敘奏。高似孫子略以此為劉向所奏。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為劉歆所作。嚴可均鐵橋漫稿卷五謂「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為歆作。」

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則劉向所奏是也。攷意林卷一引劉向別錄。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大意與今奏同。可證也。

鄧析書經劉歆校爲二篇。漢志承之。而隋志舊新唐志四庫總目皆載一卷。宋志直齋書錄解題皆載二卷。攷嚴可均曰。『隋志舊新唐志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卽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此也。』譚儀校文亦云。『劉歆敘錄一篇。藝文志名家作二篇。隋唐志皆云一卷。而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此本二卷與陳氏所見合。』攷劉君敘奏。諸本皆誤作『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一篇之一。係二字之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已言之。是也。蓋諸本既誤作一篇。於是隋志舊新唐志誤作一卷。宋志見今本二篇。乃增爲二卷。陳氏解題亦同。嚴氏以一篇者爲『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此也。』語似而非。蓋不知一係二字之譌。譚氏校文以爲有一卷本二卷本之別。亦非。馬總意林知一卷之非。乃曰『鄧析子一卷二篇。』梁章鉅退菴隨筆亦曰。『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二篇。與漢志所載合。』此合漢志隋志等而言也。

嚴可均曰。『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惜完具。各書徵用。

鮮出此外。一案嚴氏書今不可見。茲予校讎各本。詳見拙著仍分上下卷。都三十一章。析于校釋與舊本分章同。若以文義分章。當超此數也。

太炎先生遺著

古文尙書拾遺定本 一冊 四角

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第一冊 二角

制言社發售

李善文選注例

李審言先生遺著

古人注書例卽見於注中。李善文選注首舉賦甲。存其舊式。兩都賦序以下繼之。皆例也。錢警石先生曝書雜記曾揭善注之例。而惜其未備。今廣錢氏之采。加以案語。庶幾備選學之一稱云。己巳十月。齋叟李詳。

賦甲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案昭明原本三十卷。善注改爲六十卷。疑昭明分卷爲甲一甲二甲三。以下遞推。今不能明也。

班固兩都賦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毛詩序。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

以興廢繼絕 論語。子曰。興廢國。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

西都賦 石渠已見上文。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案謂已見賦序石渠之署注。

東都賦 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案謂已見西都賦奉春建策注。諸夏已見上文。其事類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他皆類此。案謂已見西都車華諸夏注。

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

張衡西京賦 薛綜注 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樂大已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案謂已見西都馳五利之所刑注。

鵠鵠已見西都賦。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案謂已見西都鵠鵠鵠注。

揚雄甘泉賦 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

潘岳藉田賦 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曹大家東征賦 諒不登巢而椽蠹。陳思王遷都賦。椽蠹蝨而食蔬。陳思之言。蓋出於此。案此即善引後明前之例。

謝惠連雪賦 愁雲繁 班婕妤擣素賦。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

故兼引之。案善於此不敢援舉先明後之例。蓋其慎也。

張衡思立賦。舊注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闕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嵇康琴賦。紹陵陽。宋玉對問曰。陵陽白雪。國人唱而和之者。彌寡。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

廣陵止息。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引應及傅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他皆類此。

曹植洛神賦。踐遠游之文履。繁欽定情詩。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游。有此言。未詳其本。案此引同時人以證之例。善未表出。

江淹雜體詩。日暮巾柴車。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案此善各隨所用而引之之例。與琴賦引宋玉對問同。

李斯上書秦始皇。阿縞之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案子虛被阿縞。善引張揖

曰。阿細繪也。李斯書之阿同。此善引徐廣說。而云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徐說自不當留。善放生分別非是。

沈約奏彈劉整。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案此善備引全文。俾與原彈一一附著。又爲一例。

陸機演連珠。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宋玉對曰。絕節赴曲云云。案善引宋玉集。不引本選。宋玉對問。必引玉集對問者。以此有絕節赴曲可證。士衡祖述有自。此與琴賦注引對問陵陽白雪。各隨所用引之。可見善注兼蒐異本。不輕以未見未詳所出了事。書籠之稱。信不虛也。

沈應民先生著

周易孟氏學 一冊 六角

制言社發售

辭通序

太炎先生遺著

荀卿云。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乘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具此者其唯爾雅乎。以釋詁釋言舉名之用。以釋訓舉名之麗。自是以降。方言廣雅爲近之。說文玉篇字書也。廣韻韻書也。皆舉用而止。明人作駢雅。蓋有意乎舉麗者。然局于雙聲疊韻諸聯語。未能盡文之藪者也。海寧朱公丹九始作辭通。以補前修之闕。凡兩字相屬。載在墳籍者。一切分韻次之。文有通借。卽附其次。字有譌舛。于是爲之按語。積功三十餘歲。章彙簡易者以千數。然後著爲定本。信乎其用力之勤也。世人求麗名者。沾沾執清韻府爲科律。其書援引亦略備。顧時館閣諸臣。不通小學。諸異音同義者。不能依類相系。又不能有所辯證。若朱公之書。方以類聚。辨物當名。其度越韻府。奚翅什伯。故知學者之作。與書集典寶。以供詞人掇拾者。用心深淺。區以別矣。余未識朱公。友人朱季蒼持書以來。屬爲題辭。以是書爲小學之屬。與諸類林不同。逾一歲始得其究竟。乃題其書爲考。乃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章炳麟

中國藥學大辭典序

太炎先生遺著

醫師陳存仁以其所著中國藥學大辭典求序。余頗識醫經利病。然於藥物知其名。不識其形。疏方治病雖不誤。可謂之知醫。不可謂之知本草也。雖然。請嘗言之。藥物者本於自然。自蛇鹿各有其治。金創之藥。而況於人。其始得之。猶人食五穀。麋鹿食藪。適以果腹則止矣。豈嘗討論。然後用之哉。其次鈴醫用之。十愈其九。則遂以爲行藥。漸有本草別錄集之。其次大醫和齊數味。以爲大方。然或上病下取。或下病上取。藥不必與病相應。而效捷於枹鼓。此不可以其方論藥也。其次有化驗之術。有餌獸之術。論藥漸精。然有機不與無機同效。庶物好惡。或與人殊。試之亦未盡其道也。故余以爲問藥於中西大醫。不如問之鈴醫爲審。雖古之增益本草者。豈醫師孟浪而言之。與強以理定之哉。其大半亦出於鈴醫也。今陳子之爲書。圖象明審。援引中外著述。近百餘家。抑可謂勤於蒐采者矣。使求藥者不惑於真僞。不暗於土宜。不誤於處方。大齊如是足也。有時求之今人而窮。宜莫如退而反古。反古者非謂宗師桐雷以重其言。則訪諸鈴醫是矣。余素不甚辨藥物形色。又老耄不暇爲。陳子方壯。宜以是求進。民國廿三年九月章炳麟序

與顧起潛書

錢玄同先生遺稿

手教敬承。先師章君之春秋左傳讀。弟子三十年前曾在師處見其自藏之本。其後向先師之兄仲銘丈乞得一部。書係繕寫石印。板式及大小。略如石印清經解正續編。各卷係兩人分寫。一字迹稍大。體較古雅。係先師自寫。一字迹稍小。體較凡俗。蓋抄胥所寫。書籤爲馮夢香一梅篆書。此書出板當在戊戌以前。因戊戌年張香濤延先師至鄂督幕中。卽因張氏曾讀此書也。張氏痛恨公羊而嗜左氏。故憲先師此書而惡康長素之僞經考等。梁任公謂廖季平受張氏賄逼而編關於左氏之書。賄逼與否。我所不知。至廖爲張編關於左氏之書。則我曾見之。此亦張氏嗜左氏之一證也。章氏叢書中之春秋左傳讀敘錄及劉子政左氏說兩種。卽係將此書之一小部分修改而成者。彼兩種定稿于丙午丁未間。在此書之後十餘年。前後見解大異。故此書久爲先師所廢棄矣。又先師晚年所作之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在章氏叢書續編中）則不但與此書所見絕異。卽與叢書中之兩種亦大不相同。因又在彼兩種以後二十餘年所作也。竊謂欲知先師治左氏學之意見之前後變遷。此三時期之四部書皆極重要。此三期之說法。孰是孰非。或皆有是處。或皆未是。此爲別一問題。若對於先師之左氏學爲歷史的研究。則此書實與後此三書同樣重要。而後此三書刻于叢書之中。尋檢甚易。此書則甚不易得。尤宜葆藏也。弟子民元二間識仲銘丈時。雖曾乞得一部。但

銘丈已云家中僅餘數部。今又閱廿餘年。銘丈下世亦近十年。以後恐絕難再得矣。關於圖章問題。弟所見先師自藏之本亦有一章。其文似是「劉子駿私淑弟子」七字。與先生所示之殘章相較。意同而文句頗異。似非一物。惟事隔三十餘年。弟不敢斷定。弟昔年所見者必是此七字。故弟所見與先生所示是一是二。殊難臆斷。茲謹就所憶者奉告而已。竊疑「長沙賈傳中壘劉公」上面所闕之三字或是「私淑于」三字。但此全是臆測。毫無根據。不過因其爲三字。且似當有動詞及介詞也。又子陵兄所示明板韻書一冊。弟尙未讀。本星期一（卽子陵兄見訪之初翌日）弟因不慎而傾跌。致將口鼻傷破。又因跌時驚悸而頭目震蕩。醫者囑靜養數日。故日來不敢用腦。子陵兄曾言本星期日（廿二日）將再見訪。取還此書。並索跋語。弟已面允。茲緣僕病未能。請先生費神。轉達子陵兄。請其遲一星期再來。當可報命。惟能否略有所見。殊未敢必耳。率復。餘續陳。敬頌著安。弟錢夏再拜。廿七、五、十九、

玄同先生自病血壓高以來。謝客習靜。不獲接言笑者久矣。去春檢埋四當齋藏書。見太炎先生舊著春秋左氏讀鈐有小印曰口口口長沙賈傳中壘劉公。龍異此本之罕觀。又欲補印文之殘闕。因念先生熟于師門故事。卽以原委奉詢。承示復甚詳。深爲感幸。又有明本韻書。亦四當齋物。殘存一冊。首尾不具。誰著何書。莫能辨悉。並乞先生審定。知爲章黼併音速聲韻學集成也。囑君子陵走謁之日。先生嘗自謂舊恙已稍愈。龍屢欲造訪。一疏結念。而卒卒未果。今忽噩耗傳來。已爲先生接三之期。爲之憤悼。檢視遺稿。手墨如新。而面容已邈。不勝山陽鄰笛之感。二十八年一月十九日顧廷龍記。

老子古微上下篇引用書目

繆子才先生遺著

章先生原道篇云。凡周秦解故之書。今多亡佚。諸子尤寡。老子獨有解老喻老二篇。後有說老子者。宜據韓非爲大傳。而疏通證明之。其賢於王輔嗣遠矣。原本此義。輯成老子古微。其上下二篇引用之書。附錄不計以第一次引者先後爲序（一）韓非子。（二）莊子。（三）淮南子。（四）文子。（五）孔安國尙書序。（六）尹文子。（七）易繫辭韓康伯注。（八）關尹子。（九）揚雄太玄及太玄賦。（十）管子。（十一）說苑。（十二）何晏無爲論無名論。（十三）桓範政要論。（十四）禮記。（十五）儀禮。（十六）抱朴子。（十七）漢書。（十八）徐幹中論。（十九）大戴禮。（二十）鬻子。（二十一）申子。（二十二）鶡冠子。（二十三）呂氏春秋。（二十四）史記。（二十五）說文。（二十六）左氏傳。（二十七）賈誼新書及賦。（二十八）周易。（二十九）黃帝銘。（三十）逸周書及佚文。（三十一）墨子。（三十二）列子。（三十三）邊韶老子銘及老子叙。（三十四）文心雕龍。（三十五）李康運命論。（三十六）陸景誠盈篇。（三十七）屈原文。（三十八）陸士衡文。（三十九）尙書。（四十）周禮。（四十一）周易乾鑿度。（四十二）詩經。（四十三）春秋繁露。（四十四）傅子。玄傳（四十五）金樓子。（四十六）太公三略。（四十七）晉書李充傳。（四十八）

後漢書范升傳(四十九)揚子法言(五十)太公六韜(五十一)劉劭人物志(五十二)子
華子(五十三)黃帝內經(五十四)後漢王阜老子聖母碑(五十五)阮籍通老論(五十
六)逸禮(五十七)易王弼注及略例(五十八)苻子明苻(五十九)周易虞翻注(六十)戰
國策(六十一)韓詩外傳(六十二)孫子孫及老子贊以上引用始(六十三)孔叢子(六
十四)鹽鐵論(六十五)桓譚新論(六十六)孔子家語(六十七)杜夷幽求新書(六十
八)尸子(六十九)風后握奇經(七十)尉繚子(七十一)亢倉子(七十二)隨巢子(七
十三)隋書經籍志(七十四)劉向新序(七十五)文選李善注(七十六)諸葛心書(七
十七)詩序(七十八)江統徙戎論(七十九)張衡東京賦(八十)神仙傳(八十一)穀梁
傳(八十二)公羊傳(八十三)太公金匱考李唐以前諸書故得老子古微上下二篇抑
更有言者。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本篇所錄。
即宗斯旨。其涉及醫經經方房中神仙者。或藝文志方技略中所有事乎。初不暇深究也。
宋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云。昔者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又唐釋道
宣撰玄奘傳云。奘曰。觀老子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老但五千
文。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蓋按千卷醫方。指鳩世流傳之遺。唐代依託老子。其
流風甚熾。奘歸在唐代。即爲此言。可謂先覺大勇矣。此篇於老子養生

要訣等文。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一託名亂真。概不錄入。或曰。所採兼及偽書。何也。曰。作偽書者所採不傳之舊籍多矣。憑吾目力。準之以道。輯偽書中所傳之真書。視與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同。有何不可。繆篆識。

秦縣繆君子才以疾卒於香港。噩耗遽傳。聞之愴痛。民國二年。章公籌邊東三省。繆君因吉林民政司韓公紫石介。從章公問業。君繪吉林黑龍江二圖。較舊東三省圖為精。章公愛之。其後教授廈門中山路大學。著述益富。有齊物論釋注。國故論衡注。檢論注。老子古微等書。皆成巨帙。君又從同縣黃錫朋游。所著顯道原道如干卷。間涉黃學。亦別有利解。然勤聞師說。徵引廣博。如君者。吾同門中不多觀焉。老子古微將於次期續完。齊物論釋注。國故論衡注。檢論注亦擬由制言次第付印。聊述數語。以誌人琴之感。民國廿八年三月沈延國謹識。

黃季剛先生遺著

爾雅正名評

毛邊紙一冊
定價四角

制言社發售

太炎先生講演記錄五種

定價四元

小學略說 二冊

經學略說 二冊

史學略說 二冊

諸子略說 二冊

文學略說 一冊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

新安汪氏支譜序代

張馥哉先生遺稿

新安汪氏安徽大族也。隋末天下亂。越國公起布衣。建吳國。稱王號。保有歙宣睦婺饒六州。民依以寧。李氏定鼎。公籍以歸唐。而公從弟譜稱鐵佛公者。以吳右相贊襄功多。授金紫光祿大夫。封宣城郡開國公。自爾汪氏分越國開國二支。族類蕃衍。十姓九汪。徽人稱之至今。吾支四十四世祖開國。開國子八人。其六曰伯疑。仕唐折衝都尉。其裔有諱文德者。宋累舉進士不應。爲吾族石田支祖。其世系及生卒年月不載譜牒。嘗稽同族開國系別支譜六十。四世有諱文昉者。不知與石田支祖何稱焉。吾家宗譜佚于清咸豐庚申之難。傳有寫本。求不可得。後於輔臣從叔祖家見彥彬族曾叔祖所錄汪氏遷乍一支世系表。遠祖訖伯疑公。近始自七十九世明光公至九十世備載。而八十三世琴泉公以上生卒年月亦未詳。先是吾家居安徽休寧縣上溪口鎮。清初八十世祖積芝公以諸生爲浙江錢塘縣主簿。愛山水之勝。遂家杭州。子爾章公遷嘉興秀水縣春波坊。孫靜庵公又遷平湖縣乍浦鎮惹秀門外。爲今遷乍始祖。靜庵公子琴泉公以太學生貫籍平湖。始爲平湖人。自八十五世祖秋崖公起。以樹世德爲本。承家孝是先十字爲後。嗣命名輩次。今傳至家字。則九十一世矣。數自遷乍。則十世矣。當洪楊之前。汪氏之族尙盛。八十四世祖廉巖公兄弟四人。子五人。孫十六人。吾高祖壬浦公其長孫也。今自廉巖公以下支派在乍者。率壬浦公之後。他鮮有聞。豈皆無

傳耶。抑散處異方各無譜牒。遂相忘若路人耶。王浦公四子。四傳至今。而男子子僅十六人。繁盛亦不昔若。而今喪亂之禍。又甚於洪楊。寶廬半爲墟。骨肉不相保。播遷旅食。或復離散。又先人墳壙在乍者。自爾章公以次。歲春秋會祭爲常。亦當識其兆域。永保來祀。故集所見聞。草創系譜。自明光公以下。循彥彬公所錄。伯疑公以上。更參稽汪氏統宗譜及開國公系諸宗支譜。其上始四十六世下訖七十八世。待得族之同承石田支祖者。所存舊譜而采綴焉。署其首曰新安汪氏休寧石田支遷乍傳德堂支譜。傳德者。清光緒丁酉吾祖雲耕公承命買宅乍浦荷花池。曾祖西君公所以名其堂。綴于末。譜所詳而別之也。急就多疎。顧宗派所繫。分徙所自。支流所衍。亦粲然矣。後昆數典以知祖。族屬綴聯而弗殊。將於是乎賴。修而宏之。庶亦大輅之椎輪也。雖然。微彥彬公。承圻何能爲。

張馥哉輓詞

孫世揚

太行山遠瀟邱高幾日。歡游興最豪。乍喜重逢當患難。那將一死抵逋逃。通經邊叟徒藏笥。荷鍤劉生竟藉糟。却視酒壚陳迹在。山河冥邈我心勞。

餅之罄矣氣方衰。危坐藜牀燭續時。沒地豈能忘好事。醉鄉應得見先師。芝蕙歎徒爲爾。火盡薪傳正在斯。賸欲招魂返吾土。橫流未遍浙江湄。

敢將末技擬張王。前識空徵五石湯。高手難醫唯六事。雅人賦酒亦多方。從知劫鬼輸蒼頡。何必傾身託杜康。我有壺中盈尺地。延君不至劇旁皇。

霜厓詞錄

吳瞿安

八寶妝 甫里保聖寺羅漢象舊傳楊惠之作庚午九秋拏舟參謁又讀太倉奚中石

士柱長歌。懽喜贊嘆。因成此解。

蒼島耕烟。絳河飛錫。細數千年如羽。挺土流傳。憑妙手。海底鯨鰲軒舉。青曠斜睇。雁奴持鉢呼龍。靈山今夜停花雨。中石詩云。一僧兜鉢起龍珠。又云。更或青曠。誰信露盤辭漢。銅仙還住。

因念舊跡。上昆沙玉峯破寺。劫塵休話風絮。崑山慧聚寺。亦有楊。聖。見中吳紀聞。縱留下梵天故事。問殘影莊嚴誰護。日本大村西。一書。專認此寺故實。算鄉國無多紺宇。白蓮秋老汀洲路。對蛻影精藍。清池素月禪心古。

秋思 讀舊作落葉詩次夢窗韻

曾倚雕闌側。伴翠娥。來試故園秋色。明月二分。禁宵三五。花藥低攀。正螺墨題情。箇儂初見。寸黛抑。面映紅尊。勸碧算話別前踪。惜香今恨。縱有素衣。薦淚俊遊空憶。幽夕重聽漏滴。對鏡鸞相象容飾。畫樓調瑟。星辰依舊。義山髮白。記出浴妝成少年。雙鬢蟬罷翼。笑座客渾未識。嘆病榻茶烟。何時歡事再得。况隔天南地北。

燭影搖紅 寒夜過仲清齋話舊

高閣疏燈。地爐星火春回煖。白頭明鏡洗前塵。誰道年芳短。依舊清華祕館。料麻姑蓬萊怕見。好添新炭。還話旗亭。良時絃管。含笑褰幃。彩雲不掩嫦娥面。曲闌多事倚西風。兩指商聲變。應記小樓夜宴。對熏籠香深醉淺。幾番別恨。重檢寒灰。玉釵敲徧。

霜花腴 歲寒堂拜范文正公遺象

臥龍巷陌對五松。虬枝萬古青青。人老窮邊。鶴歸何世。重來細雨吳城。畫簷兩層。羨故家喬木修齡。記臙脂贈別題紅。繡幃添寫美人名。公喜一樂籍。嘗以臙脂寄贈。一賦一詩云。江南有美人。就後長相憶。何以臙脂寄。贈汝好顏色。見西溪叢書。還憶盛時佳話。賦銀燈白髮。共醉劉伶。公與一醉。問白髮如何。見中吳紀聞。南郭齋鹽。涼車騎。先憂後樂平生。亂烽未經。繞舊廊猶認棠銘。縱登臨拜識。衣冠履霜何處聽。公喜琴。履霜。見老學庵筆記。

三姝媚 重過花步次梅溪韻

冰華流羽瓦。又紗窗吹寒。雨絲飄灑。小曲幽坊。幾探春簾底。送人花下。漫折垂楊。如繫過蕭郎驄馬。斷夢迷離。臨水芙蓉。尙如裙袂。還記西堂消夜。正畫燭呼盧。五更纔罷。舊約藍橋。奈絳河驚浪。寶成無價。綺陌紅梨。生怕與茶麩同謝。喚起濃歡利淚。青綃細寫。

太常引 載文節公太常仙蜨畫卷次疆村韻

銖衣蛻去豔留痕。上苑早生塵。栩栩畫中身。料多見容臺舊人。脩門草滿。青陵路遠。何處
覓殘春。故事話成均。記前度花朝令辰。庚申花朝。曾見仙蜨於國學。

蕙蘭芳 湖帆得馬守真薛素素畫蘭合裝成卷屬賦此解

春去板橋。忍重問謝家池閣。牘一縷騷魂。遙想鈿盟鏡約。夢回聽雨。正恨鎖玉樓絃索。染鳳
綃熱淚。寫出空山芳萼。建業題襟。長安圍獵。往事所昨。馬建業所居曰延秀閣。極文藻之
辭。居京師曰。輒舉騎挾彈。徧獵四郊。對湘管秋痕。誰省寸懷怨託。相思滋味。最難領略。如故人。今夜古懽寥落。

洞仙歌 徐積餘 乃昌 小檀欒室勘詞圖

簞笠四面。坐聽秋庭院。時見流螢照書卷。是紅蘭小史。黃絹新辭。商略定。吹出蕢洲笛管。
夜窗應煮夢。環珮遙空。招得寒簧做芳伴。五色濯華箋。滴露然脂。知多少玉臺恩怨。算翠墨
題香徧江湖。帳舊閣雙雷。故人天遠。謂蕙石

洞庭春色 詠橘

翠葉金丸。故山嘉果。豔說洞庭。恰朱橙新薦。黃柑罷貢。同登尊俎。纖手香凝。試摘霜枝三百
顆。怕嘗盡酸甜難解醒。還堪笑。笑吾家正少。千樹江陵。踰淮又愁化枳。但自惜市隱吳城。

況越州秋稅未除臣籍。越多種。歲徵秋稅。國澤。表請於臣籍。見迷事評。東坡楚頌。執建孤亭。雲俊園林風色惡。甚
玉儿華筵寒舊盟。重相問。問白頭對奕。此局誰贏。

東風第一枝 辛未季冬探梅過香雪海賦此

援雪烘晴。濃香送晚。橫斜玉映如海。試行光福山中。小立聖恩寺外。都無隙地。有一片紅霞
遙蓋。但徒倚六角荒亭。細識絳仙丰采。宸翰泐舊題。尚在。騷客去。瘦吟難再。甚時燈火河
橋。又值素苞破蕾。南枝雖好。怕老至芳華先改。待醉譜白石新聲。月夕萬花齊拜。

醜奴兒慢 唐花倚夢窗格

嬌紅焰紫。裝綴濃韶千頃。正殘雪西風門巷。幻出上蓉城。坐倚薰籠。紫皇連夜展霓旌。不須
重借。開元舊鼓。催動芳盟。埽徑對花。妍姿雅態。回念神京。看温室玻璃日射。春徧蓬瀛。指
點幽叢。霎時開謝感難平。微吟閒醉。碧雲天暮。四序都更。

望海潮 弔戚南塘

旌旗嚴陣。樓船飛渡。平生萬戰爭先。南國罷兵。東藩卸甲。知君破虜多年。雲氣暗櫻川。看將
星夕隕。烽靖甘泉。自秀始後。東惠始平。斗大滄溟。挂弓驚闕。報凌烟。高名父老猶傳。有新書紀實。談
笑安邊。貧筇健兒。鈎鏃妙手。如今勝算難全。霜騎走朱鳶。問廣寧直北。誰換星躔。空念梅林。

繡衣橫海拜嬋娟。

南唐罷後。繼任者胡梅林宗憲。其平徐俊。功由海委。翠翹。事平。繼失志死。吾鄉秦廣雨。曾作翠翹曲用之。

紫萸香 壬申重九怡園對菊

背西風行吟低首。一枝懶插烏紗。笑驚霜蓬鬢。對佳節。惜年涯。畫靜銖衣嬌舞。更招攜仙鳳。亂落晴霞。寄相思杜曲。客子獨傷高。忍再問兩京好花。鳴笳海上浮槎。天不管野人家。但東籬雨足。上南窗月滿。時放靈芽。晚來葛巾重岸。話陶令。記元嘉。儘綺凝殿秋情味。臥龍坊畔。今日盃酒誰賒。珍重歲華。

倚風嬌

蔣孟蘋

密韻樓圖

有序

孟蘋得宋槧草窗韻語。顏所居曰密韻樓。繪圖徵題。是調始自草窗。而詞律拾遺。以第三句作上三下四。誤。茲正之。

芸葉留香。故家天水都杏。蠹箋猶有長恩保。新綠灑廉纖。兩脚晚涼添。濕壓重簷。可道江湖人老。三徑延芳。來擷蕙花寒沼。誰識詞仙幽抱。避影絲華伴吟嘯。歸家好。弁峯翠色迎君笑。

水龍吟 古微丈挽詞

暮年蕭瑟江關。舉頭惟見河山異。抗聲殿角。回棹嶺表。亂雲如戲。海嶠鶯花。吳門鮭菜。匆匆

彈指。記聽楓舊館。隱囊揮塵。知珍重林泉意。還是悲歌無地。結漚盟滄江鼎沸。白頭吟望。十年棲息。一暝不視。我自驚心中仙去後。素絃慵理。算平生孤憤。秋詞半篋。付人間世。

生查子 再登掃葉樓讀龔半千畫

四面盡環山。下有神仙宅。只恐落花多。阻了揆春展。中歲倦遊歸。猶抱登臨癖。安得素心人。來此同晨夕。

突兀聳晴空。留此真山面。不是望匡廬。隱約雲中辨。一片出天機。平淡皆烹鍊。造化入鑪錘。腕底風花變。

一角小重山。幾處荒寒樹。高閣寂無人。但有雲來去。投老臥江潭。整理綸竿具。風雪釣空江。萬一天隋遇。

濕霧束山腰。蕩漾成雲海。古寺踞山巔。更在層雲外。嵐翠撲人衣。松壑鳴天籟。工筆米家山。恐與時宜背。

怪石壓江波。江水平如掌。石破天開。幻作游仙想。高樹隔流霞。遠瀑沉清響。地僻愜幽懷。誰打桃根槳。

峭壁巨靈開。一線留天罅。直視遠峯平。仰測陰崖怕。繭足徧荒山。擬作三椽舍。招得老麻姑。揮手羣仙下。

變風集

龍沐勛編錄

詩

殘臘寄榆生

立春乍暖歲寒身。一綫江流托錦鱗。梅子作花仍夏曆。荀卿爲客總春申。愁來著筆還耽古。老不趨時祇畏人。餞竈偶然聞爆竹。口銜石闕味酸辛。

香宋

得梅叟閩清六都來書卻寄

墨巢

陸沈未許計行藏。辟地何從得一鄉。文字漸隨朋友廢。溪山猶繞夢魂長。曾參薪木人無毀。汪疇干戈國有殤。待讀篋鈔流寇記。莫教塵土亂丹黃。

病院謝存問諸君子並寄果弟萍鄉防次

墨巢

小病猶煩百輩驚。休論避世與逃名。立秋已過熱當解。好友能來風自生。賸有性情供繾綣。但留皮骨亦崢嶸。遠方有弟應相憶。臥共蟲沙對月明。

閒居紀事

邵齋

近市寡塵鞅。閉門聽雨喧。晝寂如巖居。豈必親山樊。室鎖飾微漬。湘表從風緡。園果亦有秋。

寒菊。淒。無。言。時。復。弄。柔。翰。諛。彼。墓。下。魂。有。道。曠。千。載。豈。意。何。繇。論。自。從。嬴。政。來。厚。送。絲。輶。輶。
羸。葬。橋。風。瘵。賢。哉。思。王。孫。堯。桀。共。一。盡。彭。殤。孰。今。存。淹。速。亦。何。常。大。化。安。可。原。余。其。絕。聖。智。
望。古。追。渾。敦。

老去

邠齋

老去端思謝萬緣。國憂獨凜欲箋天。希心寂滅何辭死。滿耳修羅足破禪。默數釣游驚故里。
頻傷哀樂憶中年。寒齋晝靜空塵牘。閒爇鑪香裊篆烟。

讀楊誠齋集

尹默

萬有從渠放眼。看寰中象外。本相干。半山心力。渾拋盡。吟到黃陳始覺難。
唐賢溫婉宋尖新。風格雖殊意趣真。蠅脚弄晴詩好在。誠齋猶是眼前人。

晚坐

尹默

煩慮紛然至。蚊雷聚晚涼。匹夫仍有責。多難豈相妨。無意防鷹犬。從人豢虎狼。聆音雖未察。
所願學師襄。

大厰用王廣陵答束徽之韻見贈依韻奉答兼簡榆生

茄庵

孺翁嶽奇懷。與俗殊嗜好。昨和廣陵詩。憂憂句獨造。功深百鍊剛。險語常侵冒。脫落何哇町。

儵然逞高蹈。窮巷賃人廡。門無車馬造。囊中幾錙銖。不與計盈耗。婆娑有至樂。此樂神所勞。
春深花正繁。枝頭百鳥噪。出門攜柳栗。招邀擁茶竈。促坐二三子。媚占託深抱。幸免圍城苦。
飲食聊相犒。遲我逾日晡。責我每晏到。諧嘲興多酣。密意窮淵奧。紛紜狎萬靈。塞耳叢諠譟。
時逢夏叟謂快翁來。妙語殊簡要。翁耽半日閒。取得一笑傲。酌酒侈大戶。杯盎泛深浩。晚學猶
辛勤。白髮肯言髦。期堅平生心。卓哉君子操。勗我爲前驅。樹立風中纛。我欲曳甲走羸弱。甘
自暴。龍君千里材。超軼空凡阜。詞林苦搜討。學海力推募。世人寶燕石。不辨珪與瑁。此士忍
饑寒。勞悴爲誰告。吾儕罹世網。掩淚勿復道。侘傺有不甘。所憂終潦倒。方今聖者徒。創論資
羣盜。蒼天已蒼騰。翁亦休哀悼。刻燭催詩成。草草爲翁報。

除夕和大厂韻

茄庵

此夕駸駸一歲除。萬端奇譎筆難書。乾坤未覺春聲滿。江海猶明曉色初。杯外釀寒將欲盡。
梅邊芳意已先舒。倚樓辨取微茫際。贏得詩懷攪醉餘。

詞

花犯

癸卯老桂一株久不著花今秋驟爾滿樹
瓊樓悅日依清風詠梅花中呂調紀之

滙夢

瓊窗明葵黃照眼。儵然弄姣麗。碎英穠綴。爭占取。秋光重破塵翳。舊時廢圃。荒榛裏。婆娑唯。

自喜怕有日斫枝。炊玉良材。輸爨尾。今時對人便峨峨。牆隈競吐秀。叢柯幽翠。清露冷。空庭下。遂分榮悴。霓裳奏聽歌。殢酒疑正際。吳郎心倦倚。但換了。粟香盈袖。涼蟾瑩似水。

秋宵吟

戊寅滬上中秋仿彊翁和白石自製曲約映庵夜齋半櫻檢生同作

懺齋

紫宵高。素魄皎。佩墮飛瓊聲悄。還驚起。正籟枕疑寒。翠壺測曉。甚霓旌。與翠葆。擁得冰娥天表。相憐影。有錦水。鴛鴦繡郊花草。對此孤光。願共酌一樽到老。弄珠滄海。化劫昆池。彩霧半空。繞秋色平分早。只惜淞涯。槎信竟杳。任吹殘。夢裏緜。笙城郭。歸鶴恨未了。

秋宵吟

和懺齋

半櫻

海塵狂。佩玉皎。走盡雷車聲悄。相思苦。算往事。如煙夜長。難曉。感紅桑。縹翠葆。倦客依然江表。頻凝望。有舊國。斜陽故叢芳草。拚我無家。賸短策天涯送老。避秦邨遠。論蜀人忙。幾度夢飛。繞風雪江南早。鳳泊鸞飄。鄉訊恨杳。佇虛堂漫引雲仙。明月明月又墜了。

聲聲慢

閑步郊原追念彊

遜堪

碧將山斷。紅帶霞分。登臨何限。露衣醉後。羊曇西園處處。花飛芳草已無。杜若便涉江欲采。貽誰還解佩。甚楚蘭盈把。都化相思。怕聽黃壚碎語。幾夜窗秉燭。驚夢猶疑舊隱。鷗邊如今應恨人。非飄零。墜梅怨曲。尚冷冷海上。心期愁更遠。撫霜鴻。彈斷素徽。

水龍吟

卷山講業水心先生
墓時開南京淪陷

瞿禪

九原人比山高。海雲過壘皆奇氣。殘陽翁仲。伶俚猶忍。神州淒涕。梁父孤吟。集有梁父吟南園尊酒。誰憐心事。剩晦翁同甫。英靈共語。南渡恨。鵲聲裏。沈陸相望何世。送千鴉蒼茫。天水遮江。身手。可堪重聽。石城哀吹。水心守建康嘗卻金人江上夜半迴飄。排闥餘憤。定驚山鬼。待銅鑊伴打。收京新樂。喚先生起。

三姝媚

心觀南歸用弁陽翁
送聖輿還越韻志別

蒙庵

臘回春乍綻。又驪歌尊前。思隨南雁。小別能禁。數去程風急。暮雲沈黯。鏡罨塵迷。誰更問。麝蕪芳苑。側帽閒情。錦瑟無端。酒醒香滅。謾說蓬萊清淺。望斷浦揚舲。水空天遠。宛轉迴腸。怕近鄉。還怯幾多。煩惋。莫鑄相思。竚萬一。柳舒新眼。恨洗滄波。東注。鐙華媚晚。

卜算子

影觀

春是斷腸時。花是傷心侶。折得梅枝著意看。寄向誰邊去。身世有滄桑。哀樂無憑據。賴有鸞牋十幅詞。留得相思住。

玉樓春

聖因

神光離合終無定。洛浦爭知潮有信。鵝鷗休怨舊盟寒。螳雀同歸金彈盡。風風雨雨愁成陣。李代桃。空飲恨。不堪重過馬嵬坡。委地花鈿誰與問。

跋元刻戰國策校注

潘承弼

戰國策宋本可據者有二。一爲梁溪安氏本。一爲連溪高氏本。兩本俱牧翁舊藏。絳雪燼餘。歷劫猶在人世。慮氏雅雨堂據陸敦先校安氏本付梓。頗信從鮑彪改語。殊失其真。堯翁得高氏本重雕。并爲札記。訂正慮失。斯其善矣。然高誘原注舊殘。經鮑彪淆亂。益非真面。而姚宏雖復博采春秋後語諸書。以糾鮑失。其書猶未暇備。自吳師道氏重復校正。取高誘原注。益以姚補。並據浙建括蒼諸本。勘對疑誤。以正鮑注之闕失。其精審迥出宋槧之上。宜其書傳誦數百年後。不致如景星慶雲。倏焉絕滅者矣。吳本刊成於至正二十五年。爲平江路儒學所雕。其版入明猶存。故後來印本。模糊居多。此舊藏本間有漫漶。然字跡猶可辨識。當是明初印本。按顧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著錄是刻。其卷首牒文及劉向曾鞏序。李文叔王覺孫元忠書後。姚宏（睪目誤作寬）耿延禧序已闕。此本前後序文無失。當在睪本之上。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第三四五卷末。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鑰重校勘一行。（三卷末作校正。）又第八第十卷末。有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一行。與睪本所載同。（第九卷末無校勘姓名疑睪錄之誤。）近年涵芬樓影印善本。於此書舍宋本而取吳校。誠以此本精核。邁軼宋槧故耳。此本前有孔繼涵藏印。孔氏曾據吳校重刊。意茲軼是其祖本矣。昔牧翁得梁溪安氏本國策。跋云。不曾獲一珍珠船。予於斯書。亦猶是耳。戊寅秋九月十有四日。吳縣潘承弼。時客滬濱之潤康邸。

西醫所釋傷寒論藥品平議

孫世揚

(據中國醫藥科學討論張子鶴著民國廿七年九月出版)

藥物之功效。見述於諸家本草者。無非由經驗得之。西醫用化學分析中國藥物之成分。而求其所以療病之理。其法甚巧。其說亦其精矣。雖然。藥物之入人體而起何等變化。終不可知也。何則。病人服藥而生感覺。固不能知體中之情狀。醫工診病而觀藥效。亦未嘗見劇易之委曲。即以動物試驗。此動物非人也。其體中所起變化。必與人有異。(如狗啖木鱉子而斃。貓病時烏藥即解。人並不爾。)均是人也。健體與病體所起變化。亦必不同。(如肉食本以養生。病有忌肉食者。)是故用科學方法以求藥理。尙不及積治病經驗以定藥性之爲確也。中國醫方。特多湯劑。各藥之成分在湯中者。未必與化學分析之量相等。此乃治科學者已知之矣。又合藥而成湯。雖不起化學作用而更成化合物。要其相須相使之用。必有以異於一味單行者。本草所著藥性。醫工所持成見。大抵由方劑參互而言之。不盡爲單味之性。以與化學所得單味成分之效用相校。其不能一致亦審矣。竊謂湯藥之用。不但療病。即以養生。如病中瀉。願得苦辛芳香之品。或病中虛。亦思甘潤滋膩之液。當其入口。即已快然。並不待眩眩而有瘳也。故夫白虎湯。桃花湯之用粳米。小建中湯之用膠飴。十棗湯之用大棗。自西醫觀之。以爲滋養之品。可增可減。無真藥效。乃不知良工之齊和。正似易牙之於味也。蓋人非機器。生於自然。毒藥攻病。亦傷其性。口腹之適。藏氣因和。事實如此。豈非生理病理之變化。有不如科學之律令者乎。今者科學之徒。乃欲提煉藥精藥素。且以廢湯劑而從西藥之服法。是但計藥力之偏勝。不顧體工之全局。雖已知藥。未爲知方。其治病也。蓋視人體爲機器而已。循是推之。他日必有提煉庶羞之精若素。而遂以廢饌者。粵若稽古伊尹。作本味之

篇。制湯液之法。永底蒸氏之生。世有知味之人。善病之家。其服藥也。無須糖衣糊裏。乃始下咽。則是咬咀湯火之劑。尙不可絕。因卽西醫所釋傷寒論藥品若干味。較諸舊說。明其同異。辨其然否。以質研究方技之士。（略依藥品見於本論之先後爲次）

桂枝 生薑

西醫說。桂枝所含主要有效成分。是揮發油。植物含揮發油者甚多。因其含量之多少。及化學結合之各異。而效力不同。揮發油刺激胃液。則爲健胃藥。其一部分由皮膚腺排泄。則有發汗退熱作用。其由氣管排泄者。是卽祛痰藥。其大部分由腎臟排泄。則亦利尿藥也。化學分析所得。薑朮椒桂當歸細辛半夏茵陳澤瀉輩。無非揮發油之效用。是諸藥者。自西醫觀之。殆似一丘之貉。而桂枝湯之並用薑桂。斯無可爲別異之辭矣。然舊法之用桂枝也。凡熱病發於冬季。其證發熱惡寒頭項強汗出口中和者。乃可予桂枝。至麻黃湯所以發汗。而方中亦用桂枝者。所以防發汗後遂漏不止之弊。是以桂枝謂之解肌藥。至於生薑。有治嘔之效。無退熱之用。其治嘔也。必其證屬寒者。乃可用之。

芍藥

西醫說。芍藥所含主要有效成分。是安息香酸。在腸有消毒作用。大量服之。可使體溫下降。案舊說。酸屬肝。肝統神經。芍藥可以治下利腹痛汗出。當是神經藥。

甘草

西醫說。甘草含糖澱粉及粘液。其效用自燻味緩下外。尙能祛痰。案經方中少不用甘草者。以其能安和氣石而解諸毒。非燻味之爲也。中蠱用甘草吐痰。亦與祛痰有異。采苓之詩曰。人之爲言胡得焉。

葛根

西醫說。葛根含澱粉甚富。不能發汗。亦未必能治項背強几几。案舊法。凡形寒發熱。唇燥舌絳。汗出不澈者。麻黃桂枝都不適用。用葛根發汗。退熱神效。斑痧沙麻。皆須葛根而透達。惟溼溫伏暑證不可用之。沙麻舌絳而乾者亦不可用。凡為不當發汗故也。葛根之可以發汗。事實彰明。非辯說所能末殺。至其有效成分何在。吾將問諸傷寒溫病之菌。

厚朴

西醫說。厚朴之主要有效成分名「化寇類」。Ho. Curare 能使運動神經麻痺。內服後胃腸粘膜吸收其成分極慢。一經吸收。則由腎臟排泄甚速。案舊法用厚朴治中滿腹脹。得此說可以證明。然陰虛者忌溫藥。診其唇燥。即為厚朴之禁例。

杏仁
西醫說。杏仁含「阿米達類」。Amygdalin 分解之則有蟻酸。蟻酸能使呼吸中樞安靜。故有治喘效之效。服之過量。則呼吸中樞麻痺而死。案舊說。杏仁半生半熟殺人。

附子

西醫說。附子之成分為屬於脛鹼之「阿可呢類」。Aconitin 有麻痺知覺神經之作用如「可樂」。Cocain 及麻痺副交感神經之作用如「阿屈賓」。Atropin 是有害心臟之藥。蓋附子刺戟迷走神經。延長心臟之開張。而減弱其收縮。因此血壓降而脈搏微且緩也。此與毛地黃之使心臟收縮開張俱強而致脈緩者不同。其於各器官之神經末梢。則先呈刺戟現狀。隨後使麻痺。於是汗分泌停止。口腔乾燥。手足厥反而溫。所以厥反者。毛細血管擴張之故。非血液循環之旺盛也。因謂附子可云是止汗藥。不可云是回陽藥。案仲景論病證有陰陽之辨。病象隨體工救濟而呈變化者。謂之陽證。不隨體工救濟而呈變化者。謂之陰證。陰證非用附子不能回陽。陽證用之。乃有中毒現象。西醫不解仲景之所謂虛即陰證。乃謂發汗後無有不虛者。而用附子麻痺之藥。有大危險。

麻黃

西醫說。麻黃含「藹弗敦」Ephedrin 有刺戟交感神經之效。故能發汗。又能增高血壓。興奮呼吸中樞。故亦可以治氣管枝性喘息。案舊法用藥。有表裏寒熱虛實之辨。麻黃之用。必在表證（肌腠為表。腸胃為裏）實證（無汗為實。有汗為虛）寒證（口中和為寒。渴為熱）又用在冬病。不於夏暑。抑夏暑無麻黃證也。嘗見西醫治哮喘不得臥者。及風疹血壓下降者。並用「藹弗敦」。此在舊法急當滋陰。而反予發表。得之煩躁不寐。因知西醫之治病。能洞見臟府之瘕結。而不能明辨色脈之陰陽。責一藥之特效。昧四時之運氣。其術亦已粗矣。

人參

西醫說。人參之成分。在醱製浸膏中。有揮發油狀體。名曰「巴納身」Panacein 對於大腦有鎮靜催眠麻醉作用。小量能興奮延髓中樞。大量則起麻痺作用。及利尿作用。又有人參酸 Acid panaxi 在甲醇浸膏中有苔質。此有制糖作用。宜可以治糖尿病。人參又含無晶形黃色粉末。及白色粉末。白者能侵害心肌及全身肌肉。惟不溶於水。則作湯劑服之無害。案圖經曰。相傳欲試上黨人參者。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里許。其不令人參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者。其人參乃真也。據地人參是補肺腎之藥。今所稱人參。出吉林與高麗。其味彌勝。糖尿責在胃熱。即用人參。亦是副藥。

石膏

西醫說。石膏之主要成分。是硫酸鈣。不溶於水。湯劑之功效。當在所合礬土。使湯藥起鹹性作用。漢方於胃炎症用石膏。猶西法之用大蘇打也。案舊法用石膏。凡取其有消炎作用。然可用於陽明熱證。不可用於少陰熱證。少陰證為虛。陽明證為實。石膏者瀉藥。非補藥也。

知母

西醫云。知母之成分不明。漢方用為解熱解渴。或是含揮發油之故。案知母多服令人泄。詳西醫所述揮發油之功效。偏於發汗利尿。似與知母不類。

茯苓

西醫說。茯苓含葡萄糖果糖頗多。漢方用為利尿。蓋糖亦有利尿之效。案古方有神仙服茯苓法。固已知其為滋養品。

蒼朮 白朮

西醫說。蒼白朮均含揮發油。漢方用為健胃利尿發汗止吐止下。皆揮發油一般通性功效。案白朮不能發汗。故餌朮可以絕殺。蒼朮則能發汗。溼溫非蒼朮不解。冷痢有可用朮者。熱痢下重主以香連丸。二朮並不中與也。

大黃

西醫說。大黃含「坳辛速起根」Oxylan thraichnon 有泄下作用。又含苦味質及鞣酸。小量則止瀉健胃。大量則為瀉劑。案大黃小量止瀉健胃之說不確。用之當病。則一錢已效。不當者。三錢不能取下。然藏氣受傷。必見變證。可知不下由於誤服。非藥量不及也。是故梁武帝發熱欲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乃是快樂。年高不可輕用。武帝弗從。幾至委頓。蓋大黃得芒硝而劇。得甘草而緩。調胃承氣湯並用二物為副藥。其有互相監制之意歟。所謂調胃者。其效實不在胃而在腸。仲景以傷寒係之足六經。故論陽明病則云胃家實。云胃家燥煩實。云脾約。又云胃中有燥矢。夫燥矢之在腸間。古人豈不知之。而必云在胃中者。所以別於手陽明病之屬大腸耳。西醫不解此義。則謂古人不明內景。

芒硝

西醫說。芒硝即「硫鈉」Na₂SO₄ 溶人之水。不為腸所吸收。故能致泄下。案今合湯劑。宜用玄明粉。

半夏

西醫說。半夏合少量揮發油及膾鹼。此膾鹼能麻痺末梢運動神經及獨立神經系。案半夏之用。以去痰爲主。未知其與麻痺神經有無關係。至治五絕產後暈絕。並用末丸內鼻孔中。此必無取於麻痺作用者矣。

黃芩

西醫云。黃芩有退熱之效。案黃芩之用。以口苦爲對證。口苦當由膽汁上溢。然則黃芩清裏。非以解表。

黃連

西醫說。黃連之主要成分爲「培培鄰」。Berthel 有收效作用。又有苦味質一般通性作用。故有健胃止瀉之效。案五瀉心湯皆以黃連爲主。可知其能治胸悶。白頭翁湯亦用黃連。可知其能治熱痢。彼所謂收效者。非吾所謂收效也。

五味子

西醫云。五味子之成分未明。漢醫用之治欬。案五味子酸溫斂肺。其治熱病之效。必見氣急鼻扇。即西醫所稱急性氣管枝炎證。乃可以配細辛。

細辛

西醫說。細辛含揮發油。有其一般通性作用。發汗祛痰。略與麻黃相似。案細辛最爲劇藥。陳承別說云。若單用末。不可過半錢匕。多即氣悶塞不通者死。雖死無傷。近年開中或用此毒入者。今乃謂是揮發油一般通性作用。此說殊有危險。

豬苓

西醫未知豬苓之有效成分。但以其止渴利尿作用推想。當含揮發油。案渴者不足於水。小便不利則水有餘。水逆之爲病。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小便不利。是有餘證。五苓散行水之劑。所謂止渴者。亦是瀉而非補也。

澤瀉

西醫說。澤瀉含刺激性揮發油。能催唾液分泌以止渴。又能催腎臟排泄而利小便。案此說可以證明五苓散之效。

香鼓

西醫說。香鼓含消化酵素。可以治消化不良。案舊法用藥。有升降之說。梔鼓湯一升一降。以和氣。瓜蒂散用鼓為催吐副藥。亦是升之謂也。

梔子

西醫說。梔子含安息香酸。為祛痰藥。欲顯其退熱作用。非大量不可。案梔子有瀉泄之效。無祛痰之功。

枳實

西醫以枳實為健胃藥。亦以乾薑為健胃藥。寒熱相反。不為分辨。

乾薑

西醫說。乾薑含揮發油。入腸有防腐作用。對於下利有相當效力。案下利宜乾薑者是寒利。若今所稱痢疾。古名滯下。仲景謂之熱利下重。得乾薑必劇。

柴胡

西醫以動物試驗。及治瘧疾黑水病之經驗。而知柴胡退熱之效甚良。又能制止瘧蟲之發育。或竟消滅之。因謂退熱之劑。如以柴胡代麻黃。必較妥善。案舊法用麻黃以發熱惡寒無汗口中和者為對證。其病發多在冬。太陽寒化之病也。用柴胡以寒熱往來骨痛而嘔者為對證。其病發多在春。少陽火化之病也。若夏秋暑溼之病。即有寒熱往來。得柴胡則轉泄瀉而劇。所謂陽虛生內寒也。今云柴胡可以代麻黃。是謂溫涼之劑。無妨一概而施。發熱之病。無取六經之辨。非門外

漢。烏能爲此言乎。

括蕒

西醫說。括蕒實功效同括蕒根。案括蕒實爲祛痰藥。根爲止渴藥。

牡蠣

西醫說。牡蠣含鈣。對於植物性神經有鎮靜之效。對於炎症又略有制止作用。作湯則所含碳酸鈣不溶於水。其磷酸鈣可溶於水中。案舊方用牡蠣多取其能止汗。

桃仁

西醫說。桃仁之主要成分爲「阿迷達鄰」Amygdalin 能安靜呼吸中樞。案此說桃仁之效與杏仁無別。事實能破之。無勞辭費。

龍骨

西醫說。龍骨富於鈣鹽。案西醫說文蛤之成分亦是鈣鹽。然文蛤止洩。龍骨止汗。

鉛丹

西醫說。鉛丹之成分爲鉛。少量內服。對於粘液表面或有收斂及止血之效。案鉛丹內服。今未嘗試。

蜀漆

西醫說。蜀漆含「培培鄰」Berberin 在胃中有刺戟性。至腸中能激使蠕動。入血中則刺戟中樞神經。故能使體溫下降。又能使氣之排出減少。案蜀漆是常山苗。舊說治瘡多吐人。今未嘗試。如西醫說。其成分與黃連同。則不催吐。卽常山舊說亦是吐藥。今服之不吐。

水蛭 蠱蟲

西醫說。水蛭之唾液腺含「歐露填」(Hirudin) 有使血液失其凝固之效。可以防止血栓之結成。亦可使已成之血栓消散。血管破裂之症。如用此藥則出血之部即已凝止。亦必再決裂。至蠱蟲之功效。則未之知。案仲景方用水蛭蠱蟲者。有抵當湯丸。大黃蠱蟲丸。鼈甲煎丸。今以大黃蠱蟲丸治乾血有驗。抵當湯丸則未嘗試。

葶藶

西醫云。葶藶之成分未知。案肺水腫。皆常用葶藶瀉之。

甘遂 芫花 大戟

西醫云。甘遂大戟並為峻下劑。芫花之效用不明。漢方用治水腫及祛痰。案倉公用芫花湯。下蟻痕。今未見其證。據本草。芫花有毒。則三國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殆不可信。仲景用十棗湯下水。今改丸服良驗。

文蛤

西醫說。蛤殼之主要成分是鈣鹽。有減少粘膜炎及制炎作用。案本草有海蛤文蛤二條。圖經云一物而二名。今用海蛤殼治消渴澀頻有驗。

桔梗

西醫說。桔梗含「巨那鄰」(Julin) 與石鹼素。祛痰良效。案桔梗合甘草。治肺癰吐膿。以為主藥。

貝母

西醫說。貝母含膾驗數種。曰「弗的鄰」(Fritillia) 曰「弗的賴鄰」(Fritillarin) 曰「負的母」(Verticin) 曰「負的酒精」(Verticellin) 或以象山貝母提出結晶體膾驗二種。命曰貝母素甲乙。又以川貝母提出貝母素丙。貝母所含「

弗的賴鄰。一能麻痺中樞神經系。妨礙呼吸運動。故有鎮效之效。但有害心肌。使收縮不良。搏動減少。血壓下降。故謂以貝母治熱病咳嗽。得不償失。案貝母杏仁。為咳嗽常用必用之藥。一劑之量。杏仁三錢。貝母川浙產各三錢。吾見其驗。未見其弊。西醫乃稱二物皆有麻痺作用。可以致命。然則詩人采庭。丹家煉杏。其事亦甚危矣。若以用過其量為言。則五穀之養生。飽食亦可致命。豈但藥石之療病為然也。還觀西法之治咳嗽。輒用強心劑。如毛地黃。隨見唇舌鮮紅。而以吐沫痰。心則強矣。柰無救於肺之炎何。此可謂得償所失耶。

巴豆

西醫說。巴豆油是峻下劑。案陶隱居云。神仙人吞巴豆一枚便欲死。而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物性乃有相耐如此爾。今以動物試驗藥性者。宜明此理。

赤石脂

西醫以赤石脂為收斂劑。泄瀉赤痢霍亂等亦用之。案桃花湯必加附子乃效。

旋覆花 代赭石

西醫云。旋覆花富有健胃作用。代赭石富有收斂作用。案仲景用旋覆代赭湯治汗吐下後噫氣。至今俗醫用治呃逆。百無一效。大抵熱病而見呃逆。必由誤藥亡其津液所致。此方非其治也。

瓜蒂

西醫說。瓜蒂含「依來脫鄰」(Elicharin)有催吐之效。瓜蒂散用亦小豆末。有矯正之意。用香豉熟湯煮作稀糜。則俱為和散之用。案食積在胃者可吐。吐後亦自下。今用瓜蒂香豉梔子三物煎湯催吐頗效。謂瓜蒂香豉主吐。梔子主下也。

地黃

西醫說。地黃之有效成分名曰「雷孟訥」Rhematin 根中含「孟訥」Mannit 及糖。有抑止血糖之作用。案此可證舊說地黃涼血。

阿膠

西醫說。阿膠之主要成分名曰「巨來顛」Gelatin 有止血作用。以其中含鈣故也。據動物試驗。貧血後。予阿膠。則驟增赤血球與血色素。案此可證舊說阿膠補血。

麥門冬

西醫云。麥門冬成分未詳。古方用之鎮欬解熱。高熱時能治口渴及嘔吐。案麥門冬補肺。外感欬嗽始得之。忌服。所稱解熱者。必是虛熱。

麻子仁

西醫云。麻子仁有瀉下作用。案麻子仁可謂之潤藥。不當謂之下藥。本經云。逐水利小便。恐其不確。

滑石

西醫說。滑石不能溶解。豬苓湯用滑石。無意義。案滑石煮服者。細研如粉而用之。亦多散服者。以滑養竅。從來久矣。二十年前。西醫嘗稱石膏養服無意義。今乃知其有效。安知更二十年而西醫不稱滑石入湯亦有效耶。

茵陳蒿

西醫說。茵陳蒿含揮發油。此油能引皮膚與腎臟排泄。因之血中膽汁色素亦可隨之排泄。故能治發黃。案此可證發黃。因於高力及因於失血者。非茵陳蒿之治。

吳茱萸

西醫說。吳茱萸之成分曰「依服屯」Evolan 曰「依服田」Evedan 曰「依服地民」Evodamin 曰「路退加賓」Rutaeorpin 用之過量。則生錯覺。視力障礙。及毛髮脫落等現象。「依服地民」分解。則生「庇印度愛雪拉民」P-Indol-ethylamin 則有興奮中樞催促陣痛之作用。案舊方多以吳茱萸療頭痛。心痛。腹痛。臍下痛。痔痛。今謂催促陣痛。何其相反。

黃藥

西醫說。黃藥皮中含「培培鄰」Berberin 「帕馬頗」Pamatin 「窩拔根」Obaknon 「窩拔寇累頓」Obakn-
takion 四物。為健胃藥。案舊說黃藥除溼。用過其量。令人枯燥。其效在腎。不在胃。

連翹

西醫說。連翹含「菲立鄰」Phyllirin 及類似配糖體之物質。有鎮嘔作用。案連翹用治瘡瘍為多。無鎮嘔之用。

梓根 白皮

西醫說。梓實含檸檬酸及鹼鹽。有利尿作用。或其皮亦能利尿。案實之與皮。性味未必同。如枸杞子為補藥。地骨皮為瀉藥。

赤小豆

西醫云。赤小豆之功效未明。案赤小豆有利小便之效。

葱白

西醫說。葱含「葛路可克年」Glukokin 能使血糖下降。故可用於糖尿病。案糖尿病蓋即舊稱消渴。消渴屬胃熱。治以竹葉石膏海蛤殼等。亦頗易愈。然則葱白發散之品。在所當忌。昔見西醫治糖尿。禁啖五穀。而恣予肥鮮。經年累月。

而不愈。此所謂明察秋毫。不見與薪者也。

人尿

西醫說。人尿之主要成分。是尿素與鹽類。其功效在尿素之能利小。案舊法用尿止血。

豬膽汁

西醫解白通加豬膽汁湯云。豬膽汁所以助消化。案此湯是救命之計。膽汁當非為助消化而設。

烏梅

西醫云。烏梅自其酸味作用外。未知有無其他成分。案烏梅丸以治久利為主。

蜀椒

西醫說。蜀椒之主要成分。是揮發油及脂肪等。具一般揮發油作用。案蜀椒合附子。能治神經癱。當不是一般揮發油之比。

當歸

西醫說。當歸之主要成分。是游離酸與揮發油。此油對於大腦能使鎮靜。對於延髓中樞能使興奮。又能使麻痺。用之婦人有通經之效。案舊法以當歸為補血藥。內傷外感。通治無弊。

木通

西醫說。木通含「阿坎類」。Akebin $C_{16}H_{16}O_2$ 加水分解。則生「阿坎別勤年」Akebigenin $C_{15}H_{16}O_4$ 及葡萄糖等。又含鉀鹽。漢方用為利尿劑。其效當在鉀鹽。鉀鹽之利尿。有引起腎臟病及吐瀉之弊。大量可致各臟器發生血栓及栓塞。引起鼻血。泄瀉。嘔吐綠黑色物。肝脾腫脹。心臟衰弱。呼吸困難。皮膚發黃。或發炭色斑。小便紅褐色。甚至黑色。

合蛋白質。案此極言服鉀鹽過量中毒之狀。然今用木通。常以八分爲率。未知其中所含鉀鹽幾許。却未見有此等危險。

升麻

西醫說。升麻有芳香與苦味。其成分爲「雪密雪否勤」Oiniceifusin。口內炎扁桃腺炎。作煎劑含嗽。漢方用爲解毒要藥。案舊方有升麻可代犀角之說。今未嘗試。恐未必然。

葳蕤

西醫說。葳蕤含多量粘液。並含「康伐賴鄰」Convallarin Convallamarin 於動物試驗。知其有強心作用。能使血壓上升。漢方用爲強壯藥。案俗醫誤解本草葳蕤主中風之說。用之血壓增高之風病。當引西醫爲他山之石。

天門冬

西醫說。天門冬根中含龍巖素及琥珀酸礫基。漢方用爲鎮效利尿及強壯藥。案天門冬麥門冬。補肺腎之涼藥。

白頭翁

西醫說。白頭翁根含「愛納蒙年」Anemonin 乃害心之毒藥。又云。有收斂之效。案今所見夏秋間痢疾。暴急後重。是爲手陽明病。必須白頭翁而後重始差。蓋白頭翁之效。在調整大腸之啓閉。故積滯得下。而如廁不至頻數。吾儕所以爲良藥。而西醫方疑其害心。至謂白頭翁之花葉及莖。皆含強心成分。棄而不用。斯爲可惜。是不悟毒藥之用。有病當之。但總總然以心臟之強弱爲治病之準繩。宜其萬病可以使毛地黃矣。

商陸

西醫說。商陸根含樹脂及多量硝石。漢方用爲利尿藥。其作用當在硝石。大量可致胃痛腹痛。嘔血。泄瀉。脈微。全身極羸。

心寂。小量則不見中毒症狀。因其刺戟腎臟。故有利尿作用耳。案商陸根治水氣。通利大小便。

海藻

西醫說。海藻含蛋白質脂肪礦物質及碘。漢方用爲軟堅藥。又爲利尿藥。軟堅是碘之功效。但碘無利尿作用。案單行之藥性。與合和者有殊。藥中成分之性。與完物又有殊。碘卽無利尿作用。無妨海藻之爲利尿藥。更無妨牡蠣澤瀉散之爲利尿劑也。

竹葉

西醫云。竹葉之成分未知。案舊法竹葉以配石膏。竹茹以配枳實。皆有良效。雖未經化驗而得其成分。正恐化驗亦無所得耳。卽如人參。二十年前以爲其功效不過比於蘇打。今茲化驗。乃知其不止於此。然究不明其有效成分是何物也。化驗雖不得其成分。而功效自在。是求成分以定藥性之說。不足依據明矣。

上來所知已經化驗而得其成分。知其功效之藥若干味。可以供舊醫參攷。然不能卽以所述利弊爲用藥之標準。何也。論藥而不辨寒熱溫涼。診病而不分表裏虛實。則麻黃柴胡。既可以其同主發汗退熱而相替代。薑朮椒桂輩。亦將可以其同含揮發油而通施矣。已而已而。吾乃今知西醫化驗之精如彼。而辨藥之粗如此。辨藥既粗。則不明古人運用之妙。亦固其所。願其尙論古人。或作嫚罵之語。或爲寬恕之辭。夫嫚罵者。將與古人爲敵也。其寬恕古人者。正不知自居於何等也。

案舊法之治熱病也。貴能審察病機。而投以對證之藥。一藥而解。則病不傳變。冬春之熱病。口中和者。麻黃桂枝證也。脣舌絳而渴者。葛根證也。煩躁者。石膏證也。氣急鼻扇者。細辛五味子證也。脅痛而嘔者。柴胡證也。夏秋之熱病。體若燔炭者。香薷證也。自汗而小便不利者。甘露消毒丹證也。口味淡而胸悶者。蒼朮證也。寒熱往來以時者。常山證也。西醫則以

四時熱病皆因於細菌。非汗下溫清所能愈。必須注射血清。血清各別。不相爲用。故必先驗血得菌。而後施治。於是坐失病機。觀其傳變。禁其嚙食。候其熱型熱壯。則用冰覆。表實亦敢灌腸。準以仲景之法。斯爲大逆。使病人仰屋梁而臥。不許轉側。曰腸中有瘡。動則裂也。日進牛乳雞汁。厭飲而不止。曰養生所需。莫此爲亟也。是故疾苦之在身。尙可自力。而醫工之將護。有不克堪。因拘尸寢。三七日之久。壯實者羸瘠矣。羸瘠者幾於死矣。幸而體工抗病之能。未盡消歇。通祕解結。會有其時。然而洋博士著書立說。布告天下。以窒扶斯熱者。必三七日乃解。仲景所論之病。一服麻黃桂枝即愈者。流行性感胃而已。流行性感胃亦因於菌。亦非發表所能愈。其愈者當在例外。嗚呼冤哉。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焦頭爛額者爲上客也。天下之人。聞洋博士之說。根據於科學也。不敢不信。不信則反科學。反科學者。自絕於二十世紀之新世界。其誰與之。有古方家者流。冒天下之不韙。斥西醫之謬誤。以自尊其道。則曰傷寒論者。治熱病之規矩準繩也。百十三方者。可以通治天下四時之熱病。不限於足六經也。於是見夏秋間寒熱一日二三度發者。曰桂枝麻黃各半湯證也。又見寒熱往來以時者。曰小柴胡湯證也。及攷其治效。柴胡升陽。內寒則斃。麻黃發表。重喝以亡。亦往往而然矣。夫自以鹵莽。謂彼遷延。豈非徒勞反唇。祇成目論者乎。庶有折臂之工。謝彼二家。子然獨立。不迷信於聖人。不習服於科學。樂之甘苦。親嘗乃知。病之劇易。推己而得。然後本病理以定藥性。對病證而制方劑。斯可以近保厥身。遠救衆厄矣夫。

太炎先生遺著

猝病新論 一冊 定價八角

制言社發售

太炎文學院職員錄

姓名	字	籍貫	職務	履歷
湯國梨	志瑩	浙江吳興	院長	章氏國學講習會理事長
汪東	旭初	江蘇吳縣	中國文學系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朱希祖	述先	浙江海鹽	中國史學系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
龍沐勛	榆生	江西萬載	國文專修科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文學系主任
孫世揚	鷹若	浙江海甯	秘書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兼 秘書主任
沈延國	子元	浙江杭縣	教務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兼 教務主任
諸祖耿	左耕	江蘇無錫	訓育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兼 訓育主任
王乘六	心若	江蘇吳縣	事務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兼 事務主任

太炎文學院教授名錄

姓名	字	籍貫	擔任學程	履歷
鄭偉業	梨邨	江蘇吳縣	會計主任	制言月刊社總務
潘承弼	景鄭	江蘇吳縣	圖書室主任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兼圖書室主任
章 珏	參君	浙江餘杭	女生指導	金陵女子大學畢業
皇甫枳	仲蓀	浙江桐鄉	辦事員	前上海市工務局辦事員
黃 樸	紹蘭	湖北蕪湖	基本國文 甲(讀經)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中山大學教授
龍沐勛	榆生	江西萬載	基本國文 乙(散文)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中山暨南大學文學系主任教授
諸祖耿	左耕	江蘇無錫	太炎文選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孫世揚	鷹若	浙江海甯	文字學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附屬中學教員名錄

姓名	字	籍貫	擔任學程	履歷
施則敬		江蘇江寧	聲韻學	南京市立第一中學國文教員 上海正風文學院教授
沈祖緜	旻民	浙江杭縣	經學史	南洋大學教習
王仲華	仲華	浙江餘姚	中國通史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
郝立權	昂衡	江蘇鹽城	文學史	山東大學文學系主任教授
蔣維喬	竹莊	江蘇武進	佛學概論	光華大學國學系主任教授
夏承燾	瞿禪	浙江永嘉	古今體詩	西北大學教授之江文學院教員
陳麟瑞			基本英文 甲	暨南大學外文系主任教授
諸祖耿	左耕	江蘇無錫	國文	現任本學院教授

王乘六	潘承弼	孫世揚	嚴菊生	章 昱	陸振邦	王仲榮	譚 廉	江振聲	周壽祥	鄭偉業
心若	景鄭	鷹若		晏君	孚萬	仲榮	廉遜			梨邨
江蘇 吳縣	江蘇 吳縣	浙江 海甯	浙江 餘姚	浙江 餘杭	江蘇 青浦	浙江 餘姚	江蘇 武進	安徽 懷寧		江蘇 吳縣
讀 經	讀 經	聲韻文字 學概要	高中英文	初中英文	數 學	歷 史	地 理	動植物生 物學	生 理	書 法
現任本學院事務主任	現任本學院圖書室主任	現任本學院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	金陵女子大學畢業	曾任同濟大學圖書館館長工 學院副教授	現任本學院教授	曾任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編輯清心中學等地理教員	現任同德醫學院教授	現任同德醫學院教授	現任本學院會計主任

制言月刊 第五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五洲大樓一零一

制言月刊社

電話 一一九四三號

上海勞神父路餘興坊二六號

印刷者

民友印刷公司

電話 八二三六八號

寄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零售每册大洋三角		
預	時	價
半年	六期	一元六角
全年	十二期	三元
本國郵費在內外國郵費照加		

本刊投稿簡章

一 凡以論著。札記。文藝。及前賢遺著。未經印行者。投寄本刊。均所歡迎。
 二 與本刊性質不合之稿。概不刊登。
 三 來稿須註明姓名。加以句讀。
 四 來稿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除特別聲明外。概不檢還。
 六 本刊對於來稿。(非本刊特約選述)有酌量刪潤之權。但投稿人有不願刪潤者。須先聲明。
 七 來稿經登載後。酌酬本刊。
 八 來稿已在別處發表者。恕不登載。
 九 稿件來源及言責。均有投稿人自負之。
 十 來稿請寄制言月刊社編輯部。

廣告定價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特等	前封面之內面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優等	目錄背面	三十元	十八元
上等	目錄前	二十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二) 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社代製版費另加
 (三) 廣告常年登載以七折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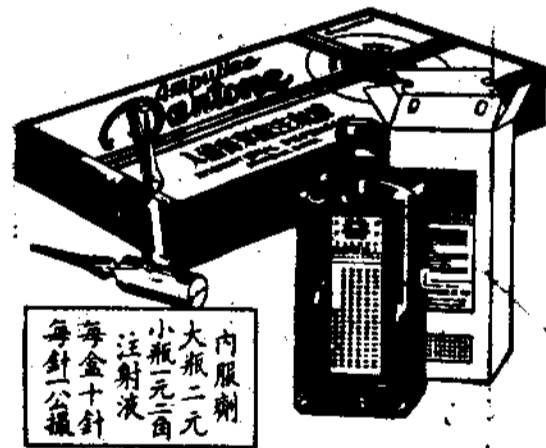
制言月刊社廣告部謹訂

有病方知健是仙



人造自來血為生理上最完全之大補劑，能造新血，健細胞，強心臟，開胃口，補益腦神經，調節內分泌；對於貧血衰弱，用腦過度，病後虛損，年老力衰，食慾不振，營養不良等症；有根本補血健腦強身之特效。茲特製成注射劑，期於獲效確實之中，更收迅速之功。

五洲大藥房發行



內服劑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注射液
每盒十針
每針一公撮

人造自來血